

# 從十七世紀兩件史料看聖母 的世界史脈絡

——西班牙、日本和中國的一個跨域交流<sup>\*</sup>

陳 慧 宏<sup>\*\*</sup>

## 摘 要

天主教聖母瑪利亞，作為耶穌之母和天后，扮演信仰者最重要的仲裁中介、代禱、和保護者。十六世紀以降，天主教較大規模傳播歐洲以外的非基督宗教文化地區，開啓了聖母瑪利亞的世界史。在天主教的傳播中，聖母絕對是一個要角，其與地方信仰的互動，確實是文化交流中的一個亮點。在此時聖母已展現出其能超越種族及文化界線的魅力和能力，在這個世界史視野中，中國出現的與天主聖母之文化互動，部分與西班牙聖母的世界史有所牽連，但過去研究對這個關係性和中國聖母的世界史特性，甚少討論。本文討論的兩件聖母史料，都有西班牙、日本和中國三地的圖像或文本牽連，它們呈現相當跨域的特性，可能受到日本資訊的影響，也是西班牙聖母世界史脈絡的一面。某種意義上，它們既可以說明一種東亞脈

---

2019年5月3日收稿，2019年10月8日修訂完成，2019年10月8日通過刊登。

\* 本文主要研究，部分完成於本人擔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期間（2013-2014年），並受到臺灣大學文學院 105 年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代碼：105R3101），和科技部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耶穌會士李瑪諾研究」（編號：MOST 107-2410-H-002-012）之經費補助，部分文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西學與明清之際的文化變遷系列工作坊（一）」（2019年7月）。對於以上補助，和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李奭學教授，及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祝平一教授長期的鼓勵，本人致上最高謝意。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絡內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也是西班牙聖母傳播世界的證據。第一件史料是西班牙塞維亞大主教座堂著名的聖母古像（*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或 *Nuestra Señora de la Antigua*），在十六世紀初葉早隨西班牙殖民者到達美洲，後又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被耶穌會士帶到日本，繼而在十七世紀初葉，在中國以木刻再製出版。在十六世紀，它應該是一個盛行於西班牙、並與美洲殖民多所關聯的古老聖像，有征戰異教成功的象徵意義，而在傳教的使用上，很難說沒有受到原先美洲風潮的影響。第二件史料是聖母祈禱方法的中文首譯作品《誦念珠規程》，其最重要的母本參考，應是西班牙耶穌會士賈斯柏·羅爾特（*Gaspar Loarte*, c. 1498-1578）的念珠十五端文本，早傳入日本並有再印翻譯。

**關鍵詞：**天主教聖母、耶穌會、西班牙、塞維亞、聖母古像、念珠祈禱、《誦念珠規程》

## 一、前言

We seek refu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your mercies, oh Mother of God; do not reject our supplication in need but save us from perdition, oh you who alone are blessed.

—Fragment of papyrus, c. late 3<sup>rd</sup>-8<sup>th</sup> century

我們在妳的恩寵下尋求庇護，喔，上帝之母，不要拒絕我們需要時的祈求，但請拯救我們免於入地獄的劫難。妳是唯一受神聖祝福的。

——希臘文紙草祈禱文，晚期 3 至 8 世紀

She mediate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for in her glorified body she belongs in both realms. She listens to the implorations of mankind, “groaning and weeping in this valley of tears”—as the *Salve Regina* sings—and promises to ease their pain with heavenly medicine.

她居間調停於天地間，因為在她神聖的身體，她屬於天和地兩個領域。她傾聽人類的懇求——如在申爾福中所歌頌的，流淚谷中的呻吟及哭泣。她應允用天上之藥減輕他們的苦難。

The theology of the Virgin's intercession maintains very strictly that the Virgin does not have the power to grant any boon by herself, but only intercedes with her son, who as God is the only source of salvation. But the powers of mediation attributed to her throughout Christianity are considered sovereign: the son can refuse his mother nothing [...] men and women gathered together to pray to the Virgin forge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power.

聖母仲裁神學嚴格堅守聖母沒有自身的力量去授予恩賜，但只能仲裁於其子——其作為上帝，是救贖唯一的來源。但歸因於她的居間仲裁的力量，在整體基督宗教中，是至高無上的：其子全然無法拒絕其母……聚集祈禱於聖母的男女們，忘記了直接與間接力量的區別。<sup>1</sup>

天主教聖母瑪利亞，作為耶穌之母和天后，扮演信仰者最重要的仲裁中介、代禱、和保護者。以上三段引文，第一段來自一份希臘文的紙草文件，是基督宗教傳統中最早關於祈求聖母的文字紀錄之一；第二和第三段引文，則來自 Marina Warner 相當知名的聖母信仰專著。這三段引文不只呈現了天主教聖母瑪利亞學（Mariology）的本質，也具體表達聖母信仰的特色及爭議。

十六世紀以降，天主教較大規模傳播歐洲以外的非基督宗教文化地區，也開啓了天主教聖母瑪利亞的世界史。在天主教的世界傳播中，聖母絕對是一個要角，其與地方信仰的互動，確實是文化交流中的一個亮點。聖母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最知名的發展，就是西班牙海外擴張及殖民背景下的美洲聖母。瓜達露佩聖母像（Virgin of Guadalupe），被讚頌是「世上被複製最多的女性形象之一」，由西班牙殖民者帶到中美洲，與地方女神信仰結合成一個在地化的聖母，甚至與當地原住民和移民者的文化認同緊密結合（圖一）。<sup>2</sup> 在現今的墨西哥，與部分美國南部邊境，瓜達露佩聖

---

1 Marina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p. 287, 285-286（根據以上三個引言的順序）。

2 聖母瑪利亞的專題報導：（美）莫琳·歐斯（Maureen Orth），〈世上最有力量的女性〉，《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169(2015.12): 24。這個專題，是國家地理頻道名為《瑪利亞信仰》（*The Cult of Mary*）紀錄片的文字報導。

母像的歷史意義及在地表現，似乎都遠遠超越其西班牙原生地，成為一部分美洲宗教和文化的特色，並且在十九世紀開始被視為是墨西哥的國家象徵（national symbol）。<sup>3</sup> 在十六和十七世紀，聖母已經展現出其能超越種族及文化界線的魅力和能力，在這樣的世界史視野中，中國出現的與天主聖母之文化互動，某種意義上，部分與這個西班牙聖母的世界史有所牽連，跟傳教脈絡有關，但過去研究對這個關係性和中國聖母的世界史特性，很少提出討論。這是本研究問題意識來由之一。

在中國之例，十六至十七世紀主要由耶穌會主導的天主教傳教，確實亦帶入來自西班牙的聖母圖像和文獻。這段時期因為耶穌會主導中國傳教，又加上耶穌會士多經由葡萄牙王室保教權的管道來到日本和中國，過去對這個脈絡下與西班牙相關的材料，並無較深入的討論，也沒有放在西班牙聖母的世界史脈絡下共同思考。當然，1580 年至 1640 年間西葡王室合而為一，在海外的發展同由西班牙王室主持。本文以下將深入討論的兩件聖母史料，都有西班牙、日本和中國三地的圖像或文本牽連，過去的研究多限於單件的討論，或其中日本與中國的影響關係，在傳教脈絡下的深入調查也不多。本人對這兩件史料的研究，本以中國為中心出發，但發現它們呈現相當跨域的特性，可能受到日本資訊的影響，但也是西班牙聖母世界史脈絡的一面。某種意義上，它們既可以說明一種東亞脈絡內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也是西班牙聖母傳播世界的證據。聖母互動的主題讓我們得見，在傳教史的視野下，西日中三個地區在比較意義上的共同和差異。

## 二、西班牙塞維亞聖母古像

天主聖母信仰和圖像傳到異文化地區，經常是圖像先出現，才能有信仰，這當然跟跨文化接觸中，雙方語言溝通尚未建立是很有關係的。例如，

---

3 Stafford Poole, C.M., *Our Lady of Guadalupe: The Origins and Sources of a Mexican National Symbol, 1531-1797*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5); Jeanette Rodriguez, *Our Lady of Guadalupe: Faith and Empowerment among Mexican-American Wome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早於中國，算是最早有文字記錄的天主聖母在歐洲之外異文化地區的互動，即十六世紀初期的西班牙美洲擴張者對原住民引介聖母。西班牙將領荷納·寇德斯（Hernán Cortés, 1485-1547）正式進入阿茲特克（Aztec）文明的首都 Tenochtitlán 在 1519 年至 1521 年，寇德斯本身就是聖母虔信者。然而早於此年，關於原住民與西班牙擴張者的互動紀錄，已經在歐洲流傳。來自塞維亞（Seville）的安其菟（Martín Fernández de Enciso），紀錄他於 1511 年到達古巴之卡帛德庫魯斯（Cabo de Cruz）的岸邊，發現這裡的原住民塔諾族（Taino）已經在約一年前習知聖母，並且表現出熱切的信仰。這個塔諾族人接受聖母信仰的傳說故事，在幾個當時西班牙出版的文獻流傳，任職於西班牙宮廷與印度事務委員會（Council of the Indies）的彼德瑪爾泰（Peter Martyr d'Anghiera），其著作《新世界》（*De orbe novo*）中亦可見。這本出版於 1516 年左右的著作，被視為是西班牙對加勒比海地區開發征服的官方年報。彼德瑪爾泰應是聽聞自安其菟，因為後者在 1512 年回到王室，安其菟是親身經歷者，而彼德瑪爾泰則是從未出海，但他廣蒐資料，並以其官方身份得以接近到過加勒比海地區的人士，寫成其書。安其菟和彼德瑪爾泰的紀錄，進一步說明了塔諾族人接受聖母的先前故事。一位不知名的船員，首次帶了聖母像在卡帛德庫魯斯上岸。他因為得病受到一個塔諾族部落的照顧，然這位酋長，據彼德瑪爾泰紀錄，可能已有接觸其他歐人的經驗，因為他應該已經受洗。這位船員在酋長的允許下，幫部落建了一個小堂，奉獻上他手上珍視的聖母像，然後引導部落人士崇拜聖像，還教他們誦念《聖母經》（*Ave Maria*）。文字紀錄還包括以下細節：塔諾族人進入此小堂（或許只是類似當地房舍的一個小空間），會以簡單的布或短衣蔽身（意即在歐人眼中，塔諾族人通常無衣蔽體），在聖像前跪下，並靜聽這位外來者誦念《聖母經》，然後他們也會跟著做禱告。<sup>4</sup> 這樣具體透過圖像進行宗教活動，並在文本和文字溝通缺

---

4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24-232. 以上故事，Remensnyder 的說明非常詳細，參照的史料主要為以下兩項：Bartolomé de las Casas, *Historia de las Indias* (Seville, 1552)，和 Peter Martyr d'Anghiera, *De orbe novo decades*

乏之下的狀況，在很多海外傳教的文化接觸經驗都可見，在中國的耶穌會也有類似紀錄。在中國，以天主教近代傳教來說，還是文字史料翻譯（從歐到中）最多的地區，《聖母經》亦名列最早文本之一。

安其菟在 1510 年曾到達中美洲另一地——被西班牙征服者命名為金堡（Castilla del Oro），意指獲取黃金之地，在對抗帶有毒箭的原住民卡立柏族（Caribs）時，曾祈求聖母協助。安其菟來自塞維亞，他和同伴祈禱的對象就是塞維亞大主教座堂著名的聖母古像（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 or Nuestra Señora de la Antigua）（圖二）。據說安其菟立下承諾，若贏得勝利將在金堡為此聖母古像建立首座教堂及城鎮，並帶回新世界所獲得的金及銀，奉獻於塞維亞大主教座堂。後來安其菟與同伴們獲勝，也履行承諾建城，名為 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 del Darién。就如 Amy G. Remensnyder 研究指出，該城或許只是少數西班牙人聚集的村落，但卻是新世界美洲大陸上第一個以聖母命名的城鎮。<sup>5</sup> 塞維亞聖母古像在中古後期，就發展成與軍事勝利象徵連結，傳說來自卡斯提爾（Castile）國王費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 r. 1217-1252）。塞維亞城在他領導的戰役中，打敗伊斯蘭教摩爾人，而聖母古像原先是在大主教座堂內的壁畫，因為在伊斯蘭教時代教堂被轉為清真寺，古像因此被隱藏於下。1248 年費迪南三世取得塞維亞後，重修教堂古畫才見天日。據說費迪南本來在一連串對抗伊斯蘭教世界的戰役中，就攜帶聖母像虔心祈求，所以征城成功後，聖母也與征服及勝利連結，特別是作為征戰異教成功的象徵。<sup>6</sup> 像安其菟的出海征服

---

(Acalá de Henares, 1530).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的寫作時間約為 1527 年之後。而這裡稱呼彼德瑪爾泰，是後來研究對他的慣稱，亦可參考以下一文：Geoffrey Eatough, "Peter Martyr's Account of the First Contacts with Mexico," *Viator* 30(1999): 397-421.

5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 227.

6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p. 44-47, 214-215; Linda B. Hall, *Mary, Mother, and Warrior: The Virgin in Spain and the America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4), pp. 31-32, 70; Luis Martínez Montiel and Alfredo J. Morales, *The Cathedral of Seville* (London: Scala Publishers, 1999), pp. 76-79; Enrique Valdivieso, *Catálogo de las pinturas de la Catedral de Sevilla* (Seville: El autor, 1978), p. 13, pl. XVII.

者，塞維亞大主教座堂常是臨行前的祈禱之所，寇德斯本身也是聖母虔信者，也曾在此地親臨祈求。另在 1576 年出版的塞維亞史，作者 Alonso Morgado 就說，這個古像幾乎從哥德人時期就存在，塞維亞人一直認為它常在，也形成了一個城市公眾的信仰傳統。最早在 1502 年，就有西班牙王室 Nicolás de Ovando 領航的三十艘船隊，命名為 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從塞維亞出航到加勒比海，Ovando 此行將赴任在地總督一職。<sup>7</sup>以瑪利亞為船隊名，這亦不是唯一一次，與聖母作為「海洋之星」(star of the sea) 的保護神信仰發展有關，聖母因此能指引海程、保護海員。在十六世紀初葉，此古像以地方長期的傳統，結合西印度航海的宗教需求，在塞維亞已是相當普及的信仰。

瓜達露佩聖母和塞維亞聖母，都是圖像結合信仰的型態，在西班牙也與其在地緊密結合，因此有相當地方性的特色。瓜達露佩位於中西部卡斯提爾 Estremadura 地區，即寇德斯家鄉所在。瓜達露佩聖母信仰亦是在中古時期就已相當知名，在地緣上，寇德斯的聖母信仰與此有關，從他征服阿茲特克後回到家鄉榮耀瓜達露佩聖母之事，而獲得證實。寇德斯不僅對塞維亞聖母像祈禱過，在他進入 Tenochtitlán 的勝利遊行中，亦有聖母像和十字架緊隨。<sup>8</sup>1528 年，他在 Estremadura 的瓜達露佩聖母龕，獻上從美洲帶回的印第安羽毛工藝品，和一個黃金打造的蠟子工藝品。這是在他回到西班牙王室面見卡洛斯一世 (Carlos I, r. 1516-1556，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 前——瓜達露佩聖母龕在當時已擁有王室的特別恩寵，屬於王室聖母崇敬的重要一環。然寇德斯的崇敬行為，應該公私兩面俱陳，因為除了他本身個人性的關聯，對聖龕的崇敬，以他作為王室的出征

---

7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p. 213-216; Alonso Morgado, *Historia de Sevilla, en la qual se contienen sus antigüedades, grandezas, y cosas memorables en ella acontecidas, desde su fundacion hasta nuestros tiempos. Con mas el discurso de su estado en todos este progreso de tiempo, assi en lo ecclesiastico, como en lo secular* (Seville: En la imprenta de Andrea Pescioni y Juan de Leon, 1587).

8 Linda B. Hall, *Mary, Mother, and Warrior: The Virgin in Spain and the Americas*, p. 70.

將領而言，也可以代表一種對王室的效忠。<sup>9</sup> 而這與塞維亞古像有類似的地方，即在於聖母護佑的象徵意義。對此時出海的軍事征服者，聖母代表戰勝異教成功的護持——塞維亞聖母是王室對上伊斯蘭教，瓜達露佩聖母在寇德斯時，則是王室對上美洲的異教。另位西班牙征服將領歐菲厄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 y Valdés, 1478-1557），著有《印地安通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出版於 1535 年，其中以他慣有的文學性的筆法，清楚說明，聖母把她顯聖的保護之袍，覆佑於西班牙殖民者身上。他亦進一步說，出海殖民者多來自 Estremadura 和 Andalusia，後者即塞維亞所在地區，因此跟他一樣到加勒比海的諸多殖民將領，就是祈求他們熟知的、也是來自家鄉的瓜達露佩聖母或塞維亞聖母。歐菲厄多留下了一句知名的話，他可能引自當時流行之語，來源就跟連結出征和出海的聖母信仰有關：「要學習祈禱，〔去或可〕學習航海。」<sup>10</sup> 在十六世紀初葉，瓜達露佩聖母和塞維亞聖母因此被視為兩類跟海外擴張連結的信仰與圖像，也是擁有這些特徵最有代表性的聖母。

瓜達露佩聖母在美洲信仰起源於她對原住民顯靈，文字記錄說明為 1531 年，雖然這個故事的文獻直到 1648 年才在西班牙出版。美洲瓜達露佩聖母信仰在十六世紀內顯著發展，十六世紀末葉，有兩位瓜達露佩修院的修士 Diego de Ocaña 和 Diego de Santa María，前往秘魯和新西班牙總督區進行新聖龕的調查和募捐，他們驚訝也挫折於在美洲所見的瓜達露佩聖母像，與原生地之不同（從他們的角度），並發現在地人認為這是「他們的」的聖母。兩位修士試著想「糾正」在地信仰，Ocaña 自己還親繪瓜達露佩聖母畫像，留在秘魯的教堂。<sup>11</sup> 從他們的故事，已可看到美洲瓜達露

---

9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p. 9, 209-210, 224-225.

10 關於歐菲厄多（Oviedo）的說明，參考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 225。歐菲厄多是此位殖民者的慣稱，他曾待在加勒比海地區多年。引言此句之英譯為：“If you want to learn to pray, learn to sail.”

11 Stafford Poole, C.M., *Our Lady of Guadalupe: The Origins and Sources of a Mexican National Symbol, 1531-1797*, pp. 71-77; Amy G. Remensnyder,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p. 9.

佩聖母信仰發展的深入地方。而這個「我們的」和「他們的」之分，從十七世紀西班牙許多對瓜達露佩聖母的出版和討論中（包括上述美洲信仰起源故事的唯一紀錄，也是來自西班牙），顯見與原生地演變的比較，使瓜達露佩聖母與地方認同形塑出相互的關係，而這樣的發展，在塞維亞聖母上，似乎未見。然而，較少為研究所注意的是，塞維亞聖母像的複製，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被耶穌會士帶到日本，繼而在十七世紀初葉，在中國以木刻再製出版。

被帶至日本的塞維亞聖母像的複製，原件及型態皆不知，目前傳世的是日本耶穌會學院簽名製作的銅版畫，應是在地摹刻，紀年 1597 年。這件日本版的下方拉丁文題記，說明是為紀念費迪南三世拿下塞維亞而製作的（圖三）。<sup>12</sup> 後在中國所見的木刻版畫，完全仿製日本版，除了技術上從銅版轉為木版製作，收錄於《程氏墨苑》1610 年的版本中（圖四）。因此，塞維亞古像，或更精確一些是其「分身」，有另一段海外旅程，到了日本與中國。早年對這幅日本版研究最仔細的西村貞（1893-1961），認為這件聖母銅版圖與另件聖家族銅版圖，是兩件早年日本傳教區唯一留下的聖母圖像，目前都收藏於長崎的大主教座堂。兩件作品尺寸皆在高 20 公分上下，應屬個別使用的小型物件。據西村貞，這兩幅版畫實是十九世紀得自馬尼拉，再轉送給日本傳教區神父。聖母圖下方耶穌會學院和 1597 年之簽署，與聖家族圖下方題記指出有家或有江（Arie）學院（In Semin Iapp Ariye）和 1596 年，或是它們還可能有歐洲的原圖，都很有可能是十六世紀就已經到了日本，並在耶穌會學院內作為銅版畫練習的母本。<sup>13</sup> 日本屢

12 原始題記如下：“Domina nostra S. Maria (cui ab antiquitate cognomen) cuius imago in summa/aede dum Ferdinandus tertius Hyspalim expugnarat in Pariete depicta, inventa/Nuestra Señora de l’Antigua. In Sem Iapo 1597.” 以上題記全文轉引自以下研究：（日）西村貞，〈日本耶穌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美術研究》69(1937.9): 14；Jozef Jennes, *Invloed der vlaamsche prentkunst in Indië, Chine en Japan tijdens de XVIe en XVIIe eeuw* (Leuven, Belgium: Davidsfonds, 1943), pp. 97-98. 感謝前研究助理臺大歷史系碩士李丞家協助翻譯解讀西村貞此文。題記中，Hyspalim 是 Hyspalis 的拉丁文的 accusative 型，即直接受格，Hyspalis 是塞維亞的古名。

13 （日）西村貞，〈日本耶穌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頁 7-18；（日）江口正一編，《踏繪とロザリオ》（東京：至文堂，1978），頁 27；Yoshitomo Okamoto, *The Namban*

次禁教，圖像資料流落海外，或許跟相當多日本信教者在禁教後流亡澳門和東南亞一樣，可以理解。西村貞以畫面的細部觀察，推論破損嚴重的聖家族圖是歐洲原件，而聖母圖則為日本學生仿刻，因為在線條及表達上，顯得較為生硬。聖家族圖的組成為聖母抱子和其母聖安娜，該圖上方拉丁文題記表明聖母無原罪始胎的教義內容，並提及來自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PP. VI, r. 1492-1503）：

萬福瑪利亞，充滿聖寵者。主與汝同在。願與汝之聖寵與我同在。汝於婦女中受讚頌。汝母聖安娜亦受讚頌。由汝母降生純潔無罪童貞女瑪利亞。由汝降生神之獨子耶穌基督。阿門。

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施與在此聖畫前祈禱者三萬年之贖宥。1494 年。<sup>14</sup>

亞歷山大六世是西班牙人，這個圖像屬聖母無原罪相關圖像之一，這類聖母圖和教義，當時在歐洲，西班牙是知名的大宗地區。<sup>15</sup> 文末說面對這個圖像祈禱，教宗將賜予贖罪的恩寵，即 *indulgence*，是當時普遍的聖像功能之一。這類圖像可以稱為“*images of indulgence*”或“*devotional art*”。<sup>16</sup> 另，西村貞仔細的親眼觀察，也告知下方有家學院和 1596 年的重要資訊，是為墨書，換言之，也可能是後加。有家舊稱有江，在長崎縣南高來郡有家村，耶穌會學院約 1579 年設立，為領主大名有馬家族支持。<sup>17</sup>

---

*Art of Japan*, Ronald K. Jones, trans. (New York: Weatherhill/Heibonsha, 1972), pp. 46-47, 149.

- 14 (日) 西村貞，〈日本耶穌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頁 10-11。西村貞提供拉丁原文的日文翻譯，此處中譯再從日譯而來，由上提李丞家翻譯。
- 15 Suzanne L. Stratton,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in Spanish A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Émile Mâle, *L'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u XVIIe siècle et du XVIIIe siècle: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2<sup>nd</sup> ed.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51), pp. 40-48.
- 16 這個性質的基督宗教藝術有很多討論，而這類型的宗教藝術也幾乎遍及中古晚期到十六世紀，以下兩篇短文，雖然出版較早，但對這個性質給予精簡的討論，並輔以例證：Sixten Ringbom, “*Maria in Sole and the Virgin of the Rosar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5.3/4(1962): 326-330; Sixten Ringbom, “*Devotional Images and Imaginative Devotions: Notes on the Place of Art in Late Medieval Private Piety*,” *Gazette des Beaux-Arts* 73(1969.3): 159-170.
- 17 (日) 西村貞，〈日本耶穌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頁 11。大名有馬家族在 1570

因此聖家族圖和聖母圖，是兩幅來自西班牙或與之有關的圖像。塞維亞因為是古像，屬於聖像類（icon），換言之，是具有神蹟的圖像，在傳統上認知有一定意義的宗教功能。Suzanne Stratton 就指出，塞維亞古像在西班牙受到很大崇敬，因此在複製上每一個細節都被重視，會認為不要失去它任何的尊崇效能。<sup>18</sup> 日本塞維亞銅版聖母圖，過去常被認為其母本為一件與耶穌會關係緊密的法蘭德斯版畫藝術家——Jerome Wierix（1553-1619）所製作的銅版畫。然更細密的比對研究也已經排除了這個並沒有被證實的假說，日本版比起法蘭德斯版的複製，更接近原壁畫，特別在聖母衣著的繁複花草紋、聖母外袍下垂的折線轉折、和仿自原聖龕柱上、位在兩旁的花草紋飾等。<sup>19</sup> 還有，上方三位護佑王冠的天使，也與原壁畫一致，法蘭德斯版的不同，在於中間上方天使尺寸縮小，也不再持書卷。而且，Jozef Jennes 早在 1968 年就也提過另兩件在日本發現、名為塞維亞古像之其他複製，因此應可佐證日本版另有所本的可能性。<sup>20</sup> 當然，跟法蘭德斯版亦並非無關，下方題記的一致，顯示以紀念費迪南三世拿下塞維亞的聖母古像版畫，製作不止一次。在 Marie Mauquoy-Hendrickx 編著的魏

---

年代進教，是九州幾個地區集體信教的領主之一，可參見 Andrew C. Ross, *A Vision Betrayed: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4), pp. 50-53.

18 Suzanne L. Stratton,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in Spanish Art*, p. 55.

19 關於這件日本聖母銅版圖，如母本問題，以下一文有更仔細討論：陳慧宏，〈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臺大歷史學報》59(2017.6): 63-69。最早指出日本版更接近原壁畫的，是林麗江的研究：Li-chiang Lin,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 Yüan*,”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 pp. 209-214.

20 Jozef Jennes, “De Uitstraling van de Vlaamse Prentkunst in Indië, Chine en Japan tijden de XVIe en XVIIe eeuw: Enke nieuwe gegevens,” in *Miscellanea Jozef Duverger. Bijdragen tot de kunst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vol. 2 (Gent: Vereniging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Textielkunsten, 1968), pp. 486-491. 然 Jennes 這邊舉的兩例，與日本銅版聖母圖在視覺表達上亦不同。其中一例，作者為另名版畫家 Thomas de Leu，後來有一件同作者名、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聖母子圖被揭露，兩幅幾乎一樣，雖然似乎有細微銅版雕法的差異，這還需要進一步檢驗才得知，後者見以下出版：（日）西宮市大谷記念美術館編，《日本近代銅版画展：光と影のボエジー》（西宮：西宮市大谷記念美術館，1982），頁 17、149。

利克斯 (the Wierix) 家族版畫全集中，法蘭德斯版的條目，就著錄有一件日本版，主要資料即參考 Jennes 的研究。<sup>21</sup> 若名為紀念此事，就更可推想，關於此古像的爭戰、異教、和征服等象徵意涵，透過複製圖像而可大量傳遞，並在海外傳教上有所運用，除了美洲，也被帶到日本。現在塞維亞大主教座堂可見的聖母古像濕壁畫，年代約為十四世紀末，應是重修古像遺跡而成。而在耶穌會士到日本的前面十幾年，約 1547 年至 1564 年，有位 Andalusia 的畫家 Anton Perez，還受聘為大主教座堂做修復等工作，其中包括對聖母古像的修補，如王冠的鑲金和衣著等，這幾年應也是塞維亞古像的複製進入日本的時期。<sup>22</sup>

1597 年，日本大規模屠殺天主教傳教士和信徒，長崎 26 名傳教士殉難事件亦在此年，之後日本逐漸全面禁教。1596 年，日本主教耶穌會士 Pedro Martins 造訪有家耶穌會學院的紀錄，詳細說明了他見到學生作畫的情形，這是關於日本傳教區耶穌會學院藝術學習最有價值的史料之一：

在一房間看到年輕學生們忙於用雕刀雕刻印板，但最後令 Martins 和其造訪成員最驚訝的是，在一長形的建築物內，有大批的男孩及年輕學生們，都是畫家，每一位都有其畫作在手上，並能以油彩畫作不同圖像。在這個建物前面，有一幅聖路加式聖母像，為其中一位 19 歲的男孩所畫，Martins 和其成員覺得難以置信的是，如此完美的成品，竟僅僅來自一位男孩所作。<sup>23</sup>

21 Marie Mauquoy-Hendrickx, *Les estampes des Wierix: Conservées au Cabinet des estampe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Albert Ier*, vol. 1, (Brussels: La Bibliothèque, 1978-1983), no. 805, pp. 142-143; Jozef Jennes, *Invloed der vlaamsche prentkunst in Indië, Chine en Japan tijdens de XVIe en XVIIe eeuw*, pp. 97-98, 141-42.

22 Enrique Valdivieso, *Catálogo de las pinturas de la Catedral de Sevilla*, p. 13, pl. XVII; Luis Martínez Montiel and Alfredo J. Morales, *The Cathedral of Seville*, pp. 76-79。關於 Anton Perez，參考以下：Michael Bryan, *Dictionary of Painters and Engravers: Bibl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vol. 2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89), p. 272; Sir William Stirling Maxwell, *Stories of the Spanish Artists until Goya*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10), pp. 44-45; Diego Angulo Iniguez, et al., *La Catedral de Sevilla. Prologo de Fernando Chueca Goitia. Fotografías de Luis Arenas Ladislao y Luis y Francisco Arenas Piñuela* (Seville: Guadalquivir, 1984), p. 363.

23 首次英譯來自 Gauvin Bailey，見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



上段紀錄顯示該學院內教授繪畫及雕板，並特別強調日本在地生的優秀成果。據 Gauvin Bailey，時值耶穌會學院教育發展的盛期，該院約有 93 名學生。其中所言「聖路加式聖母像」，是指傳統上認知由聖路加親見聖母寫實作畫的遺留，因此有崇高的意義，塞維亞古像也被認為是來自這個傳統，歷時數世紀而擁有盛名。Martins 與耶穌會中國傳教區南方監督長李瑪諾（Manuel or Emmanuel Diaz, 1559-1639）是舊識，《程氏墨苑》之作者程君房（本名程大約，1541-1610 後）最可能取得日本銅版聖母圖的管道，就可能是在李氏活動的南昌或南京，因為這兩地與程氏之徽州，有同在江南的地緣關係，前兩者也是最可能有傳教士和外國物品流通的鄰近地。<sup>24</sup> 李氏與 Martins 的關係，是否跟有家之圖版進入中國有關，尚無直接證據，但這幾個資料的關聯性，卻相當巧合地可聯繫起來。

另外，日本圖像進入中國的管道，在十六世紀末葉，澳門是最直接的第一可能，除了日本傳教士及信徒因為禁教陸續流亡澳門，澳門亦是中國內地耶穌會傳教區的資源補給站，因此程君房的西方圖像來源管道，極有可能是從澳門輸入的。再者，在十六世紀末葉，根據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紀錄，日本圖像亦曾透過馬尼拉進入澳門或中國。明末傳入中國的聖像類圖像，傳世所知即為聖母抱子圖，其一為塞維亞古像，另一為羅馬大聖母堂（Santa Maria Maggiore）之聖母抱子像。還有一種聖母像，是聖母抱子與施洗約翰圖，可惜並無遺存，這一型態的聖母像，根

---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69-70. 原始文件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簡稱 ARSI），Rome, JapSin 46, fl. 283r。Bailey 的英譯如下：“From here they went out to the office where they print books [...]. In another place there were other young men who were busy engraving plates with the burin. Finally, the thing which astonished them [Martins and his entourage] the most was to enter a long building overflowing with boys and young men who were painters, every one of them with his pictures in his hand, painting various images in oil [...]. At the front of this building was placed an image of Our Lady after St. Luke, painted by one of these students who was nineteen years old [possibly Luís Shiozuka]. They were at great pains to believe that such a perfect and accomplished work had been produced by a mere boy.”

24 陳慧宏，〈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頁 87-91。

據紀錄是由西班牙而來。根據利氏的紀錄，1586 年至 1587 年間，有一件此型態來自西班牙的聖母畫，由菲律賓送至澳門，利氏對此畫的技法高度稱讚。<sup>25</sup> 這件是由曾擔任過日本監督長的 Francisco Cabral 囑意送到中國。據德禮賢 (Pasquale M. d'Elia, 1890-1963) 推論，這件應該就留在澳門，直到 1597 年，耶穌會日本省區的視察長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將它寄給在南昌的利氏——據利氏紀錄收有一幅來自西班牙的聖母像，以作為他進入中國宮廷的禮物，因此應是後來利氏送給萬曆皇帝的兩件聖母像之一。<sup>26</sup> 上面 1586 年至 1587 年的這段文物寄送紀錄，還包括有日本副省長 Gaspar Coelho (時日本副省行政歸屬於印度省區，1590 年才獨立成日本省區) 送來的日本耶穌會藝術學院負責畫家尼可洛 (Giovanni Nicolao or Niccolo, 1583 年到日本) 的大幅救世主像 (Salvator)。而上面 1597 年范禮安的紀錄，除了說明范氏任命利氏為中國傳教區監督長，並準備物資支援利氏，其中還包括馬尼拉主教寄送至澳門一個歐式鐘的紀錄。<sup>27</sup>

1597 年似乎是一個多事之秋。除了塞維亞古像銅版複製在日本製作、長崎 26 名傳教士殉教事件、范氏寄送西班牙的聖母像、和利氏擔任中國傳教區監督長等，還有一條史料，以中文字體書寫的文件，附在耶穌會 1598 年的教區報告之後，寄送回羅馬。這是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件，對象為「呂宋國主」，署年慶長二年，即 1597 年。而信件起始，言自日本國，信件一開始即說：「遠勞使星，近傳音況，又來畫像一軀。」最後這句直指日本和馬尼拉兩地的圖像傳遞，藉由外交而以圖像為禮而往來，常常發

25 Pasquale M. d'Elia 德禮賢, ed.,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a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vol. 1 (Rome: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p. 232. 原文如下：“Dalle Filippine un devote prete mandò un'ancona della madonna con Bambino in braccio e S. Giovanni che lo adorava, ventua di Spagna, di raro artificio per la vivezza de'colori e figure, quale il P. Francesco Caprale applicò a quella missione.” 利氏對其用色和人物的鮮活技術有所稱讚，因此證明其是一幅木板油彩畫（所提 ancona，即畫作的木板）。

26 Pasquale M. d'Elia, ed.,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a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vol. 2, p. 4.

27 Ibid, vol 1, p. 231; vol. 2, pp. 4-5.

生。信件繼之說：「而述來朝賀議，山雲海波，雖備萬里，如親見其面，直聽其言也。」<sup>28</sup> 從語句上可以推斷，禮尚往來，雖然遙遠，但日本王認為誠意十足，如親見親聽，可見畫像的外交禮物功能有正面傳達。然上文繼之，暢談日本自古信奉神道信仰，並述明人倫及道德等皆依此，若轉從「異國法」，人倫風俗皆受影響，甚至亂及國政。因此希望對方體察，為何日本對外國宗教和傳教士之厭惡及拒絕。從內容上來說，這封慶長二年的官方文書，應就是來自豐臣秀吉，他首次明令禁教是在 1587 年。這封信簽署於慶長二年的 7 月 27 日，長崎 26 名傳教士殉教事件由豐臣執行的迫害，在 2 月 5 日，所以這封信似乎是在事件後進一步解釋執行的立場，26 名被殺傳教士有 6 名方濟會士。在大約 1590 年左右，已有少數的方濟會士，從馬尼拉來到日本。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建置始於 1571 年，1580 年代已有少數耶穌會士，1589 年左右和之後，方濟會和道明會士陸續到來。方濟會士已在西班牙王室保教權下，於 1524 年首次抵達寇德斯征服的墨西哥，1535 年西班牙王室才正式成立新西班牙總督區（Viceroyalty of New Spain）。耶穌會士則在 1568 年到秘魯，到 1570 年才到墨西哥。馬尼拉一地的傳教，十六世紀後半，大部分由西班牙王室支援的方濟會和道明會負責，耶穌會士則大多由葡萄牙王室保教權支持來到印度洋和東亞。兩邊的各自權屬，在政治和宗教兩方，由先前教宗主持的條約認可下劃分。然在正式認知下，馬尼拉雖屬西班牙殖民地，但傳教區域上，應該屬於葡萄牙和耶穌會。方濟會士對耶穌會在日本壟斷的挑戰，以及他們眼中耶穌會士對壟斷的傲慢，開啓這段耶穌會士和方濟會士在日本的爭端，牽扯到豐臣從禁教到迫害的幾年，並加入了豐臣想抑制葡萄牙政治和經濟力對日本影響的考量而利用西班牙一方等，即試圖與馬尼拉建立關係。豐臣 1592 年就派使臣至馬尼拉，他對馬尼拉和西班牙王室的殖民地有一定的軍政野心，並甚至以他進攻朝鮮成功為籌碼，部分地暗示馬尼拉和西班牙殖民地的進攻對他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對馬尼拉外交往來並不是首次。這是這份信件的先前背景。<sup>29</sup> 這份信件提到了畫像的傳送，似乎證明

28 ARSI, Rome, JapSin 45-I, fl. 207v-8v。兩段引言皆在 fl. 207v。

29 Charles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2<sup>nd</sup> corrected printing

西班牙圖像進入日本的一個管道。這份文書如何和為何送回羅馬耶穌會總部，不得而知。

若從以上利氏的文物寄送紀錄，加上這份信件，可以例證西班牙圖像到日本和澳門的流通，和在 1597 年之前確實存在的管道。而中國這方耶穌會傳教才剛開始發展，日本耶穌會士並以學院的藝術製作和複本來支援中國——塞維亞古像複本和尼可洛救世主像皆是。

再者，以下兩項過去研究徵引過的紀錄，也可以放在這個日本／西班牙／馬尼拉／中國等多邊往來脈絡中思考，因為其非常具體地指出這個往來的另一面。在早年二十世紀初西班牙文的出版，曾指出塞維亞檔案中有一項紀錄，有位耶穌會畫家名為 Antonius Sedeño，於 1581 年至 1596 年間，在馬尼拉負責一個訓練中國畫家學習西方畫法的學校，也因為當地教堂有宗教圖像的需求等。<sup>30</sup> 而中國移民很早就出現在馬尼拉，最早對這些中國移民敘述的應為西班牙主教 Domingo de Salazar，他在 1585 年至 1590 年的紀錄中，如此稱讚中國人的工藝技術：

三里人（Sangleyes；即在當地的中國人）能做非常好的物件。他們技術非常好而且聰明，只要看到西班牙工匠的物件，他們就可以正確地複製，做出非常令人驚喜的作品……。我認為他們所做的耶穌象牙小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137-171. Boxer 此作或是首次提到豐臣與菲律賓總督通信的學者（頁 169），然他使用的是另外二十世紀初的著作，並沒有提到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此處討論的這份文件，因此可推論豐臣與菲律賓當局的通信定有數次。另對於豐臣對馬尼拉和西班牙的政治擴張想法，Boxer（頁 160）和以下一書都有提到：W. Cameron Forbe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24.

30 John E. McCall, "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 IV: In China and Macau before 1635," *Artibus Asiae* 11.1/2(1948): 48; Santiago A. Pilar, "Philippine Painting: The Early Chinese Heritage," *Arts of Asia* 1994.11-12: 63. Sedeño 訓練中國畫家之原始史料，本人還未能找到，對這位所知不多的耶穌會士，有兩項早期紀錄已經出版，兩封於 1583 年從馬尼拉寄給西班牙國王的信，其一為 Sedeño 所撰。內容提到對菲律賓島群傳教事業的樂觀，和 Sedeño 與耶穌會同儕 Alonso Sanchez 致力於教學的工作，見以下出版：Virginia Benitez Licuanan and Jose Llavador Mira, eds., *The Philippines under Spain* (Manila: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pp. 73-78.

雕，就我所看到的，應該沒有其他比其更完美的了。這邊的教堂開始陸續地以三里人所做的圖像裝飾，這些是我們之前缺乏的。考量他們能複製西班牙作品的能力，我相信不久之後，我們將不再需要來自法蘭德斯的作品。<sup>31</sup>

Salazar 另外在 1589 年左右也提到，這邊中國社群多為紡織工、磚塊和蠟燭製造者、鐵和銀匠、木工、畫家等。<sup>32</sup> 可見這位主教對中國工藝印象深刻，他的紀錄是這批中國移民最早的一個側身紀錄。而三里人仿製西班牙作品的的能力，應就是後來為數不少的象牙宗教人物雕像出現的部分背景——十六世紀開始興盛的印度洋象牙貿易，中國的廣州、澳門、和福建漳州等，與葡萄牙及西班牙因商貿而結合成國際貿易網絡。聖母或耶穌聖子，是象牙雕的普遍主題之一，特別是聖母，歐式到中國風格都可見，在研究上慣稱為中葡（Sino-Portuguese）、中西（Sino-Spanish）、中菲（Sino-Filipino）、或西菲（Hispano-Filipino）等（圖五）。<sup>33</sup> 而菲律賓的工

31 Santiago A. Pilar, "Philippine Painting: The Early Chinese Heritage," pp. 63-64; Simon Ditchfield, "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 in Peter Marshall,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5; 這裡本人提供的中譯，是根據後者的英譯而來，而上述兩篇論文皆未引注資料來源，Ditchfield 的英譯原文如下："The *sangleyes* [Chinese craftsmen in the Philippines] make marvelous things. They are so skillful and clever that as soon as they see any object made by a Spanish workman, they reproduce it accurately, and they have executed marvelous pieces [...] I think that nothing more perfect could be produced than some of their ivory statues of the Child Jesus which I have seen. Churches are beginning to be furnished with the images which the images which the *sangleyes* made, and which we lacked before, and considering their ability to copy images which come from Spain, I think soon we will no longer need those made in Flanders."

32 Santiago A. Pilar, "Philippine Painting: The Early Chinese Heritage," p. 62. 關於三里人的稱呼，來源不明，參見 Charles R. Boxe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53), pp. 260-261. 菲律賓中國移民社群的討論，除上引 Pilar 一文，還可見以下：李毓中、季鐵生，〈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的菲律賓華人生活（1571-1800）〉，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9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頁 437-478；李毓中，〈Antonio Pérez——一個華人雇傭兵與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拓展〉，《漢學研究》34.1(2016.3): 123-152。

33 Craig Clunas and William Watson, eds., *Chinese Ivories from the Shang to the Qing: An*

藝品，也透過馬尼拉大航海船（Manila Galleon）再運送至美洲和西班牙。近些年更有 1601 年的馬尼拉大航海沈船遺跡報告，說明其中發現超過 300 件的象牙雕，聖母抱子、聖嬰、和聖徒故事等主題皆有。<sup>34</sup> 至於上面引言為何談到法蘭德斯的作品，就以上塞維亞古像之例來說，當時很多複製版畫以法蘭德斯所製為大宗，所以 Salazar 可能就是指此類複製品。

另一項紀錄，則是中國在十七世紀上葉的文本，明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1643），提到一位外國畫家住在漳南，應是漳州一地，漳州府是菲律賓華人移民的原鄉之一，這裡緊臨廣東，亦是澳門外來者其家鄉之一：

大西洋利瑪竇所攜諸畫像具蠟地重著色，人物儼映冰壺，閒是六法別傳異派。今西士在漳南者，以此為生涯矣。嘗見月上女圖，佛光所攝處，摩登伽作橫陳，光景殊幻絕。此采桃曼倩，亦頗神采生動。余更有準提像，則紙上設色，不但妙像莊嚴，抑亦寶光煥發，雖吳道子運筆，諒莫能過允，宜冠亞墨利加也。香光道者玉識。<sup>35</sup>

這段紀錄，早為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者注意，然缺乏資料能進一步探究其脈絡。這裡似乎見過利氏所帶的歐洲原畫，然卻認為它們應是「異派」。這段評論是附在「西士作曼倩采桃圖」項下，在此圖簡略說明後，留下這段較長評論，而其中也包括許多有趣的線索。這位西士所作另有「月上女圖」和「準提像」，都是佛教人物圖，後者有一說為觀音別名，或是菩薩另稱。作者對其作品有相當高的稱讚，雖然都是西式風格的重彩之作，與傳統文人畫風不盡相同，甚至此位還是「以此為生」的職業畫家，卻連吳道子都

---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jointly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24 May to 19 August, 1984 in Oriental Gallery II*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84);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ed., *Portuguese Expansion Overseas and the Art of Ivory*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91); Marjorie Trusted, *The Arts of Spain: Iberia and Latin America 1450-1700*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91-205; Rodrigo Rivero Lake, *Namban: Art in Viceregal Mexico* (Madrid: Estiloméxico Editores, 2005).

34 Marjorie Trusted, "Survivors of a Shipwreck: Ivories from a Manila Galleon of 1601," *Hispanic Research Journal* 14.5(2013.10): 446-462.

35 明·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收入張均衡輯，《適園叢書》第 3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何夢華藏鈔本），卷 18，頁 31a。

不一定比得上。最後提到他應該是「亞墨利加」的首席畫家，蘇利文（Michael Sullivan）早年在論文中就已經提過，「亞墨利加」就是利氏世界地圖上美洲之名，識者「香光道者」是否見過耶穌會士從美洲帶過來的宗教畫，而因此對這位與美洲有關的外國畫家作品印象深刻？<sup>36</sup>漳州與馬尼拉和澳門，有接近的地緣脈絡，若曾有一位美洲畫家在漳州，則他所畫究竟是佛教還是天主教人物？是因為結合中國風之後的宗教人物，在中國觀者眼中產生了與佛教的聯想？這是中文史料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提及，在中國活動的、可能與美洲有關的畫家。

塞維亞古像在亞洲的傳入，能不能代表某些耶穌會士吸收之前美洲經驗的結果呢？耶穌會於 1540 年才正式成立，隔年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就前往印度，然耶穌會至 1572 年才正式到美洲。塞維亞古像和聖母信仰，早已普及於美洲殖民界，對十六世紀後半的耶穌會士而言，它應該是一個盛行於西班牙、並與美洲殖民多所關聯的古老聖像，耶穌會士若要採用此項，是否有任何美洲經驗借用的想法呢？在時間的前後上，塞維亞古像已在美洲殖民者中深受信任，後被帶到日本，很難說沒有受到原先風潮的影響，或至少在它征戰異教成功的象徵意義上，塞維亞古像也很可能易被相信是在亞洲能發揮此作用的聖像。

### 三、《誦念珠規程》——聖母祈禱方法的中文首譯

本文〈前言〉三段引文顯示天主教聖母瑪利亞學的中心意涵，即瑪利亞作為耶穌之母和天后，扮演信仰者最重要代禱者，因此祈禱是聖母信仰的核心。早在 1584 年完成的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的《天主實錄》，就已有聖母祈禱文：「拜告仙媽利呀天主聖母娘娘，爾有大福娠孕熱所，普世婦人唯爾最為尊大，得近天主，我聖母娘娘

---

36 Michael Sullivan, "Some Possible Sources of European Influence on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ainting,"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970), pp. 598-599.

為我告天主，赦宥我等在生罪過及死後魂靈。」<sup>37</sup>雖是充滿佛道詞彙的初期翻譯，但聖母代禱的角色意義清楚表示。到 1605 年左右初次完成的《天主教要》，是一個包括《天主經》（*Pater Noster*）、《聖母經》（*Ave Maria*）、要理問答和祈禱文等基礎文本的信徒手冊，還包括了或許是首次中譯的《申爾福經》（*Salve Regina*）。此譯本的《聖母經》始言：「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者。」「瑪利亞」三字下方註解小字說：「譯言海星，聖母名號」；後一句註解為：「額辣濟亞譯言天主聖寵。」<sup>38</sup>聖母名號有許多，這裡卻僅提海星，就是指上言塞維亞聖母特質之一的「海洋之星」。而「亞物瑪利亞，滿被額辣濟亞」，意為「充滿聖寵的瑪利亞」，即為拉丁文“Ave Maria Gratia Plena”，見於塞維亞聖母日本銅版畫和《程氏墨苑》聖母像的頭光外環。

然而這些祈禱經文要如何實踐，《天主教要》並沒有解釋，念珠祈禱便是一個具體方法。《誦念珠規程》（以下簡稱《念珠》）應是首次念珠方法的中譯，也是首次在中國引介一個對聖母的祈禱方法。《念珠》是一部誦念《聖母經》十五端的默想祈禱指導手冊，現存有 7 本，每一本並包含搭配的 15 幅耶穌及聖母生平故事版畫。<sup>39</sup>另有一件標題為《聖母玫瑰經十

37 明·羅明堅，《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收入（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杜鼎克（Adrian Dudink）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第 1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以下簡稱《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文獻》），頁 84。

38 明·佚名，《天主教要》，收入（比）鐘鳴旦、（比）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文獻》第 1 冊，頁 314-316、334-336。據杜鼎克（Adrian Dudink），《天主教要》現存約 10 多個版本，最早的 1605 年本，存於梵諦岡圖書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的此本，大約成於 1615-1620 年間，見 Adrian Dudink, “Tianzhu jiaoyao, The Catechism (1605) Published by Matteo Ricc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4(2002): 38-50.

39 現存於世的 7 本《念珠》，典藏地與索書號於下：ARSI, Rome, JapSin I, 43；梵諦岡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簡稱 BAV），Vatican City, Borgia Chinese 336 (5)；蓋提研究圖書館（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Los Angeles, Special Collection 1365-379；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 簡稱 BncR），Rome, Collezioni Orientali 72C542, 72B298；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簡稱 BnF），Paris, Chinois 6861I-II, Chinois 7382。最後兩個藏地各有 2 本。



五端》，並無 15 幅圖，但內容一致，是屬於《天主聖教日課》中的一章。<sup>40</sup> 還有推斷為更晚期文本，名為《顯相十五端玫瑰經》，是上海雲間敬一堂聖母領報會刻印的用書，亦是耶穌會士翻譯。十五端的祈禱方式沒變，但文字部分比《念珠》更增，圖像也另有採用，以下再論。<sup>41</sup> 以明清時期聖母祈禱相關的傳教士文獻大略看來，念珠十五端是一個頗為普及的祈禱方式，在中國首次翻譯的文本就是《念珠》。現存本中，有版本和作者相異但同書名者，因此再刻再印狀況確實出現。另有存在聖母會規內指明實踐念珠方法的，例如耶穌會士洪度貞（Humbert Augery, 1618-1673）編定的《聖母會規》：「聖母轉祈……每日仍念在天五遍，亞物五遍」，在天即《天主經》，亞物五遍即《聖母經》五遍的典型念珠祈禱法之一。又說「聖母會期誦……誦十五端取三分之一……」。<sup>42</sup> 另，上提《天主聖教日課》為耶穌會士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 1566-1655）譯，龍氏另「述」有《誦吾主念珠默想規條》和《誦聖母念珠默想規條》，兩者為前後搭配，前者的誦念法以三十三想，後者為六十三想，亦即以兩位在世年為數的默想，包括該人物的整個生平，而且單以默想為主。<sup>43</sup> 以天主教中文文本來

40 此《天主聖教日課》為一藏於梵諦岡圖書館的本子，尺寸為攜帶型，為個人日用手冊，索書號 Borgia Cinese 347(13)。《聖母玫瑰經十五端》在下卷，為耶穌會士費奇規（Gaspar Ferreira, 1571-1649）述，「述」代表此內容為費氏所演繹，和上卷《天主聖教日課》為耶穌會士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 1566-1655）「譯」，意義不同，後者代表龍華民譯自歐洲原本。梵諦岡圖書館的目錄定《聖母玫瑰經十五端》為 1632 年，見 Dong Yu 余東, *Catá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諦岡圖書館館藏早期傳教士中文文獻目錄（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Citta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96），p. 35。另關於耶穌會中文著作的「述」之意，見李爽學對耶穌會中文翻譯「夾譯夾述」特色的精彩討論：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 xi-xiv、1-33。

41 聖母領報會，《顯相十五端玫瑰經》，收入（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杜鼎克（Adrian Dudink）、王仁芳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Sequel to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from the Zikawei Library》第 1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13；以下簡稱《徐家匯續編》），頁 263-293。

42 清·洪度貞編，《聖母會規》，收入（比）鐘鳴旦、（比）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文獻》第 12 冊，頁 3b、7b-8a（總頁 439）。

43 明·龍華民述，《誦吾主念珠默想規條》，《誦聖母念珠默想規條》，收入明·艾儒略（Giulio Aleni）等撰述，《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 3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看，還是以介紹和使用十五端的方法為多。作為第一本在中國印刷帶有圖版的耶穌會士出版書籍，《念珠》圖版的中國式背景及簡化西式透視法的圖像表達，早已為學者所討論，但其文本內容，卻很少被注意。<sup>44</sup>

所謂念珠十五端祈禱，就是 15 遍《聖母經》的誦唸默想祈禱（Rosary: three times, *o terço*; 15 decades of Ave Maria），而每一串、即一整個方法，包含以下進行順序：誦念《天主經》、《聖母經》、而後再念奉獻給上帝榮耀的讚頌、最後是默想祈禱。這是一套結合耶穌及聖母生平的祈禱方式，亦以結合「口」（vocal）和「心」（mental）兩種祈禱為特色。此配合念珠使用的祈禱方式，在歐洲十五世紀開始逐漸普遍，與興起於民間信徒的念珠會（Rosary Confraternity）亦有關係。而《天主經》和《聖母經》這類比較簡短的祈禱經文，起源更早，是對一般民衆或甚至不識字者，用簡短的誦念，取代部分讚美詩（psalms）的正式經文，最先從《天主經》開始，因此《天主經》也被稱為「窮人的日課或祈禱書」（poor man's breviary）。<sup>45</sup>而結合耶穌及聖母的生平，念珠十五端發展為 15 項天主靈蹟（mysteries），可對照整個禮儀年（liturgical year）使用。而這十五端，是以耶穌生平的降生、受難、和榮耀來劃分。在中古晚期，這三部分的祈禱，最早是配合手算念珠進行 150 遍的《天主經》誦念，也因此以每部分各 50 的這個數

頁 1111-1146。該文本近期在宋剛的新研究中有討論，見 Song Gang, "The Many Faces of Our Lady: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the Virgin Mary between 7th and 17th Centuries,"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6.2(2018.12): 326-328.

44 此僅列下面三項研究作為代表：P. Romano Fausti, "Le Prime Immagini Cristiane in Stile Cinese nel Secolo XVII," *Arte Cristiana* 38.4(1940.4): 49-55. Fausti 的文章標題 "The First Christian Images in Chinese Styl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即〈十七世紀第一件中國風格的基督教圖像〉，說明了早年學界對這十五幅版畫的關注；（日）町田市立國際版画美術館編集，《中國の洋風畫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の絵画・版画・挿絵本》（東京：町田市立國際版画美術館，1995），頁 14-17。Paul Rheinbay, S.A.C., "Nadal's Religious Iconography Reinterpreted by Aleni for China,"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Nettetal, Germany: Steyler Verlag, 1997), pp. 329-330.

45 以下一文簡潔清楚介紹此默想祈禱方法演變的歷史：W. A. Hinnebusch, "The Rosary,"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2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1979), pp. 667-670; 引言在頁 668。

字為基準，後來在十五世紀末發展出共 15 遍，即每部分簡化到 5 遍。以 15 項靈蹟的十五端念珠法，簡易也較可操作，就容易普及和標準化。至於念珠之使用，跟念珠有指涉聖母的天后皇冠，或以更早期傳說有念珠於崇拜時掛上聖像，因此獲得聖母之冠的象徵意義等有關。至於玫瑰之名，本就在中古時期，是聖母的象徵之一，這是“rosarium”和“rosary”一字的緣起。<sup>46</sup>

根據《念珠》，「每日誦天主聖母全念珠一串，並默想十五超性之事，包含吾主耶穌一生的事體」，可以「養亞尼瑪的生命，與保存……愛天主的德」。<sup>47</sup>「亞尼瑪」即拉丁文“anima”之直譯，意為「靈魂」。而誦念祈禱方法如下：

先誦十遍亞物，一遍在天，然後來尋思十五條中一件，以取亞尼瑪的神益，後把這一點誠心獻於天主聖母，懇祈恩祐。<sup>48</sup>

因此全念珠一串，要唸 150 遍亞物，15 遍在天，分做「三分」，稱為首、中、後三分。這三分即耶穌生平三部分，分別稱為「聖母歡喜事」、「聖母痛苦事」、和「聖母榮福事」。以首一分第 1 次為例，說明如下：

誦念珠首一分的規程

誦念第一次，亞物十遍，在天一遍，訖略停片時，默想聖母歡喜條中的第一件，然後獻祈如左。<sup>49</sup>

46 Miri Rubin, *Mother of God: A History of the Virgin Ma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2-338; Marina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pp. 299-313; H. Thurston and A. Shipman, “The Rosary,”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in Kevin Knight, ed., “The Rosary,” New Advent,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184b.htm> (accessed April 12, 2019). 關於聖母崇拜使用念珠，因為念珠的使用早在印度教和佛教可見，聖母祈禱何時開始使用並不清楚，有學者因此猜測西方的使用也可能源自東方傳統的影響，見 Marina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p. 305.

47 明·羅儒望 (João da Rocha)，《誦念珠規程》，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文獻》第 1 冊，頁 1b (總頁 515)。

48 同上註，頁 3a (總頁 519)。

49 同上註，頁 4a (總頁 521)。

或如第 15 次的文字所言：「誦念第五次亞物十遍，在天一遍，訖少歇默想，聖母榮福條內第五件，獻祈如左。」<sup>50</sup> 接續以上，就是「獻」和「求」兩個標題的文本。這個順序，與歐洲一般對念珠祈禱的順利，略有不同。在歐洲，《天主經》或是先於《聖母經》誦念，因為念珠在結合兩者生平故事上，是由聖母導向耶穌為目標，重點當然還是在耶穌。然亦有《聖母經》先於《天主經》，《念珠》跟以下將討論的母本是此例。第二、在歐洲的做法，在上述二經之後，奉獻給上帝榮耀的讚頌（doxology; “Glory be to the Father”），意義上跟《念珠》的「獻」一樣，然前者是獻給上帝，後者卻是獻給聖母。試舉首一分規程的「獻」文為例，一開始為：「極有德，極有福，童貞瑪利亞，我念這亞物十遍，在天一遍，虔恭拜獻與爾，敬祝爾歡喜……。」<sup>51</sup> 後面 14 條「獻」文，都是一樣的開頭，除了最後兩句，會因主題為聖母痛苦事或聖母榮福事之不同，而有所變異。因此，這個「獻」文絕非在榮顯上帝之意，與歐洲慣行做法完全不同。

現已知《念珠》的 7 本，有 5 本都與另一書《天主聖教啓蒙》（以下簡稱《啓蒙》）裝訂一起，後者在先，《念珠》為後。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其中一本（72B298）和巴黎國立圖書館的一本（Chinois 7382）皆為單本發行，前者書名稍不同，為《念珠規程》。而這 7 本《念珠》，內容基本上一致。而與《啓蒙》裝訂的 5 本，兩標題文本在裝訂及形式連續上，更可視為同一個出版品。根據二十世紀初對耶穌會於中國的研究有重要貢獻的義大利漢學家德禮賢的詳細考證，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所藏本為最早，本文討論主要根據此本。<sup>52</sup> 而同一版 5 本中其他 4 本，皆有「值會陽瑪諾准」的字樣，然最早本無，陽瑪諾（Manuel Diaz, Jr., 1574-1659）是在 1623 年成為第一任耶穌會中國副省區的總長（Vice-Provincial of China），因此

50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BnF, Paris, Chinois 68611-II，頁 32r；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 72C542 一件，亦有相同文字和頁碼。關於版本詳下討論。

51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收入（比）鐘鳴旦、（比）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文獻》第 1 冊，頁 4a（總頁 521）。

52 Pasquale M. d'Elia,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Rome: Reale Accademia d'Italia, 1939), pp. 67-75. 另，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此本，即上面已徵引者，最後第十五端缺漏。

這 4 本由陽批准，應在 1623 年後出版。

《啓蒙》為耶穌會士羅儒望（João da Rocha, 1565-1623）「譯著」，他很有可能亦是《念珠》的作者。而上言陽氏批准的 4 本，《啓蒙》文本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作者為羅儒望，下卷為費奇規（Gaspar Ferreira, 1571-1649）。《啓蒙》已被考證源於一葡萄牙文的基督教義啓蒙書 *Doutrina Cristiã*（*Christian Doctrine*），作者為 Marcos Jorge（1524-1571），著於 1561 年。Jorge 的此啓蒙教材（*Cartilha*，即 catechism text, doctrine primer），有相當多的語言譯本，1616 年在歐洲就有 11 種語言版本，並帶有圖像。<sup>53</sup> 早於中國本，從 1590 年代到 1600 年，它在日本就被印了 4 個版本。<sup>54</sup> Jorge 此著，原是設計為教育孩童基督教義，採用對話的形式，就如《啓蒙》所見。然若要說附上《念珠》的默想祈禱方式，則可能是中文本新創。在榮振華（Joseph Dehergne）所編耶穌會士列傳中，羅儒望約在 1609 年至 1616 年間於南昌，並翻譯了《啓蒙》，這個大概的推論根據羅儒望的活動，若此，則應也是《念珠》大概完成的時期。<sup>55</sup> 而更早學界已有《念珠》完成於 1619 年至 1622 年的推論，但在更晚近 Albert Chan 的文獻目錄提要中，並無肯定此說，Chan 也並沒有提出進一步訂年，可見年代確證有所困難。<sup>56</sup> 1616 年至 1617 年發生南京教難，之後 1622 年山東白蓮教亂，

53 關於此書在歐洲，及在耶穌會檔案資料中提及它於中國，見 Liam M. Brockey, “The Harvest of the Vine: The Jesuit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579-1710,”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2002), pp. 408-410. 也參考以下一文：José Miguel Pinto dos Santos, “Illustrations of Doutrina: Artwork in the Early Editions of Marcos Jorge’s Doutrina Cristiã,”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2(2016): 149-167. 此文已提及日本和中國的翻譯，對日本版有簡短討論。

54 Maruyama Toru, *Selected Bibliography Concerning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agoya, Japan: Nanz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55 Joseph Dehergne, S.J.,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73), p. 223.

56 1619-1622 年之說，出自 Pasquale M. d’Elia,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p. 73；後來研究者多所採用 1619 年之說，如 Qu Yi, “Song Nianzhu Guicheng (Die Anweisung zur Rezitation des Rosenkranzes),” *Monumenta Serica* 60.1(2012): 195-290; Song Gang, “The Many Faces of Our Lady: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the Virgin Mary between 7th and 17th Centuries,” p. 315. Albert Chan, *Chinese*

南京朝廷再搜索白蓮教徒，在先前教難的氛圍下，波及天主教，徐光啓還在北京撰文聲援南京。<sup>57</sup> 上提研究也曾明指其出版於南京，然 1616 年鄰近幾年內，要在南京出版圖文並茂的天主教書籍，應該難上加難。而且反教氛圍及言論，教難後也一直延續在大江南地區。所以，若推論為 1616 年前之作，在耶穌會引介的天主教首次開放進入江南地區之時，可能是較為合理的。

相較於 5 本與《啓蒙》裝訂一起的《念珠》，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念珠規程》(72B298)，為另一版本，由費奇規「述」。據李祖白(?-1665)前序：「……(此書)四方遵行蓋已有年，戊寅冬月道未湯先生重梓於京」。<sup>58</sup> 照此說即費氏原著早完成，而且還相當流行，1638 年由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重印於京師。李祖白為湯氏學生，為受洗欽天監官員，他自言是受湯師之命作序。<sup>59</sup> 此版的文字與 15 幅版畫，與羅氏本皆同，除了每一幅畫多加一小題記，如「歡喜一像」或「榮福二像」等。就圖像而言，兩個版本有明顯線描用筆的差異：羅氏本較為細緻，費氏本粗獷(圖六、圖七)。費氏此本，可能是他之前與羅氏合作的版本再改編。根據羅氏的活動範圍，《念珠》一般咸認為出版在南方，而費氏本則為北京出版。<sup>60</sup>

《念珠》的圖像線索可引導我們探源《念珠》的母本及其祈禱方式的流通背景，這部分過去研究鮮少觸及。以下分成四節討論。

---

*Books &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pp. 70-72.

57 陳慧宏，〈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頁 97-98。

58 明·費奇規述，《念珠規程》，BncR, Rome, Collezioni Orientali 72B298，頁 1b-2a。

59 李祖白的較新研究可參考肖清和，〈「大道由來天下公」：清初儒家基督徒李祖白新考〉，《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3(2017.6): 135-176。

60 (日)町田市立国際版画美術館編集，《中國の洋風畫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の絵画・版画・挿絵本》，頁 14。關於《念珠》較晚近的研究，特別從圖像的角度，推論《念珠》出版於南京，見 Qu Yi, "Song Nianzhu Guicheng (Die Anweisung zur Rezitation des Rosenkranzes)"; 曲藝，〈適應與堅持：由《誦念珠規程》中的建築物解析 17 世紀耶穌會傳教策略〉，《史論空間》270(2015.10): 85-87。

### (一)《念珠》的圖像及相關問題

以 15 幅耶穌及聖母生平事蹟版畫來說，圖像原本，除了最後一幅，全來自耶穌會士哲洛姆·那戴爾（Jerome Nadal, 1507-1580）的《福音圖史》（*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即 *Images of Evangelical History*），首版出於 1593 年。1594 年，增補上那氏所撰的聖經說明和默想文字，以另一標題出版，為後世所流傳的版本。<sup>61</sup> 德禮賢已將《念珠》的 15 幅與那氏的原圖，並排比較。<sup>62</sup> 而本文再進一步整理出 15 個主題與那氏原圖號碼之關係，請見附表。基本上，圖像主題人物和相關元素，可以看出很明顯以那氏原圖為母本，然原圖的標題、圖中字母標記、和下方題記都已拿掉，《念珠》以木刻簡化線條重刻再印（圖八、圖九）。那氏是耶穌會創辦人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 c. 1491-1556）最重要助手及親信之一。在耶穌會初創時期，那氏在他的著作及書信中，清楚闡釋羅耀拉的理念，對後來耶穌會的發展，奠定重要的基礎。<sup>63</sup> 一般認為，那氏已在 1570 到 1580 年間著手編著《福音圖史》，而這本書的內容，就是由 153 幅耶穌生平事蹟銅版畫組成。那氏雖然並非刻版設計圖像的作者，但他親自書寫了

---

61 1593 年第一版的原始書名是 *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Ex ordine Evangeliorum quae toto anno in Missae sacrificio recitantur, in ordinem temporis vitae Christi digestae*，英譯為 *Images of Evangelical History: From the Order of the Evangelists Which is Recited in Sacrifice Mass for the Whole Year, Distributed in the Temporal Order of Christ Life*. 1594 年的書名改為 *Adnotat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 quae in sacrosancto Missae sacrificio toto anno leguntur: Cum Evangeliorum concordantia historiae integritati sufficienti: Accessit & index historiam ipsam Evangelicam in ordinem temporis vitae Christi distribuens* (*Annotations and Meditations in the Evangelists Which Are Read in the Holy Sacrifice Mass for the Whole Year: Supplying With the Concordances of History of the Evangelists Integrated: Brings this Evangelical History Distributed in the Temporal Order of Christ Life the Index*). 關於其新增內容，參見 John E. Moffitt, “Francisco Pacheco and Jerome Nadal: New Light on the Flemish Sources of the Spanish ‘Picture-within-the-Picture’,” *Art Bulletin* 72.4(1990.12): 635. 本文對歐洲語文的引用或詞彙提供英譯或英文慣用語，若非本人所作的翻譯，將會註明其來源。

62 Pasquale M. d’Elia,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pp. 86-119.

63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14.

文字。這 153 幅畫是由羅耀拉指示那氏主持的計劃，並進行了好幾年。<sup>64</sup> 主要銅版刻印的工作由多位法蘭德斯藝術家負責，其中包括與耶穌會合作關係緊密的魏利克斯家族。那氏另一顯著的貢獻是他不只一次地重覆傳教遠行的三個觀念：mission、journey、pilgrimage，對耶穌會士的關鍵意義。耶穌會士能不受地區的局限，能受教皇及上級的指派，到任何需要宗教教化的地方，去幫助任何有宗教需求的人。<sup>65</sup> 這是耶穌會不同於其他修會最獨特的特徵，也因此是耶穌會士自我界定的一個最重要部分。那氏對此最簡潔但強而有力的宣言是：「世界是我們的居所」（The world is our house）。<sup>66</sup> 他本人雖從未離開歐洲，但《福音圖史》早就離開歐陸而遠遊。不超過其初版的五十年，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已編著一中文縮減版出版，即 1637 年在福建晉江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念珠》的流通還在此之前，作為首次採用那氏圖版的耶穌會中文著作。《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

64 Jacob Ximenez 的前言，及一義大利文版給讀者的前序，都提到羅耀拉起始此計劃：“Il P. Girolamo Natale, che sia in gloria, invitato e mosso dal N. Benedetto P. Ignatio di Beata memoria, messe insieme questa opera, distinguendo gli Evangelij di tutto l’anno in punti, e principali materie della vita del N.S. Giesu Christo, & historiandoli con figura per dar modo e facilita de meditarli a chi desidera inalar l’animo suo al Cielo, & vnirlo a Dio per via della Santa oration.”此本為梵諦岡圖書館所藏 1599 年羅馬刊行本，索書號 Prop. Fide. I. 23，其英譯如下：“The Father Jerome Nadal, who is in glory [pride], invited and moved by the blessed Father Ignatius who was memorized as the beatified, has put together [organized] this work, distinguishing the Evangels of all the year in point, and the principal materials of the life of Our Father Jesus Christ, and historicizing it with the figure by giving the meditating manner and easiness to one who desires to raise its soul to Heaven, and to unite with God by means of the holy oration.”

65 Mission、journey、pilgrimage 三個詞對耶穌會士有共通不可分的意義，換言之，所謂的耶穌會傳教，是同時帶有這三個詞的意涵，見 O’Malley 對此清楚的分析：John O’Malley,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o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16.2(1984): 6, 11.

66 那氏的原文如下：“There are missions, which are for the whole world, which is our house. Wherever there is need or greater utility for our ministries, there is our house.”此段文字書寫於 1561 年，見 O’Malley 的翻譯：John O’Malley,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o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p. 6。耶穌會的組織中，所謂的“house”，可說是各地區分省下的會士駐地，見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 52.



也是《福音圖史》的唯一非歐洲語言版。

一般相信，《福音圖史》中圖像的字母指示及下方字幕標示所引發的特殊閱讀方式，與羅耀拉的精神靈修默想方法有直接關係，也就是《神操》中的方法：「場景建構」(*compositio loci*，即“composition of place”)。<sup>67</sup>《福音圖史》中 153 張耶穌生平事蹟畫，在每一幅右上角的阿拉伯數字，標示耶穌生平時間先後的順序，而羅馬數字，則是代表在每瞻禮日彌撒中的誦讀順序，換言之，相當於禮儀日曆中的次序。它們應可既用於私人的祈禱靈修，又用於公眾的瞻禮日彌撒，學者們一般相信，它是在歐洲第一本如此形式的出版品，而其特別性是，在使用上視覺化圖像顯著超越文字的地位。<sup>68</sup>對於耶穌會士來說，視覺圖像和想像在靈修默想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置。<sup>69</sup>而且，《福音圖史》從一開始，就被認為對傳教和教育有相當大的用處。<sup>70</sup>它不但提昇圖像的功能性，也代表藉用圖像作為指導和宣傳的目的，就這兩點而言，它可以反應典型的後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藝術的重要功能。

從耶穌會圖像在中國流通的角度，還有另一知名歐洲聖母像，跟《福

67 George E. Ganss,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2). 另，那氏進行此計畫的幾年，羅耀拉已經過世，第三任總長伯吉亞 (Francis Borgia, r. 1565-1572) 被認為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伯氏下文將論，見 Reinhold Baumstart, ed., *Rom in Bayern: Kunst und Spiritualität der ersten Jesuiten* (Munich: Hirmer Verlag and Bayerisches National Museum, 1997), p. 498. 關於 Baumstart 一書的幾項參考，感謝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na Grasskamp 教授的協助閱讀。

68 O'Malley 說此作品是表現“to correlate ‘private prayer’ with the public prayer that was the mass.” 見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 164.

69 關於《福音圖史》和《神操》，可參考 Pierre-Antoine Fabre, *Ignace de Loyola. Le Lieu de L'image: Le Problème de la Composition de Lieu dans les Pratiques Spirituelles et Artistiques Jésuite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92). 另關於視覺資料對耶穌會士靈修默想的重要，除了《福音圖史》，其他資料還可參見以下：Thomas Buser, “Jerome Nadal and Early Jesuit Art in Rome,” *Art Bulletin* 58.3(1976.9): 424-425.

70 D'Elia 提到它甚至在未出版前，就於耶穌會士的書信中被要求寄送到日本，見 Pasquale M. d'Elia,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p. 79.

音圖史》和塞維亞古像一樣，都於利氏時期被帶入中國，即羅馬大聖母主教座堂的聖母像（後簡稱羅馬像）。1599 年至 1600 年間，從羅馬寄到澳門此像的複製木版畫，是其進入中國的最早紀錄，此作後來進了北京宮廷。<sup>71</sup> 大聖母堂是羅馬四世紀以來的主教座堂，也在十六世紀以降，是羅馬最重要的聖母祭壇。此幅來自拜占庭的聖路加式聖母像，後被冠以「羅馬人救贖」之拉丁尊號（*Salus Populi Romani*，即“Salvation of the Roman”），歷來其信仰傳統也與羅馬發展史緊密結合。1569 年，耶穌會總長法蘭西斯·伯吉亞（Francis Borgia, r. 1565-1572），向教宗庇護五世（Pius V, r. 1566-1572）請求複製羅馬像，此像因此首次隨耶穌會傳教士到達了非、美、亞三洲，開啓了它的世界傳播史。在歐洲當時就流傳數個複本，由伯氏送至葡萄牙、西班牙和巴伐利亞（Bavaria）等，然銅版畫是比木板畫更易於運送，魏利克斯家族就製作了相當多以羅馬像為母本的銅版畫，目前還有數 10 件存世。<sup>72</sup> 然若以耶穌會在印度、日本和中國三個亞洲傳教區來看，有最多歐洲版畫原件或複本遺存的應是日本，然此三地都似乎未見羅馬像版畫的原件遺存。在研究《念珠》的文本時，本人發現耶穌會在十六世紀，與念珠十五端方法最有關的兩位人士，一就是伯氏，另一是曾就學於伯氏的西班牙耶穌會士賈斯柏·羅爾特（Gaspar Loarte, c. 1498-1578），後者著有相當流行的默想祈禱用書，其中的念珠十五端文本，在某些流傳版本中，除了 15 幅圖，羅馬像型式的聖母像出現在整個十五端的前面或後面，與羅馬像對耶穌會的重要意義互相呼應（圖十）。羅氏的文本，早傳入日本並有再印翻譯，應是《念珠》最重要的母本參考。

以下將進一步提出《念珠》的母本溯源，而這個研究可以看到中日耶穌會傳教區交流的又一面——與塞維亞古像之例的意義，可以接合。羅氏

---

71 關於此作的新研究，可參考陳慧宏，〈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頁 53-59；陳慧宏，〈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21.3(2010.9): 74-78。

72 Marie Mauquoy-Hendrickx, *Les estampes des Wierix: Conservées au Cabinet des estampe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Albert Ier*, vol. 1, nos. 797-802.

著作中羅馬像的引介，說明了此像的引導對耶穌會念珠聖母祈禱扮演的重要角色。《念珠》的母本考證可溯自羅氏著作，而羅馬像也同時段早已被介紹到中國。對耶穌會士來說，念珠祈禱方法的介紹或與羅馬像有關，又或是因為需要介紹念珠祈禱方法，因此也一定會引介羅馬像。再者，日本早於中國引進羅氏的著作，都令人推想《念珠》也可能如塞維亞古像一樣，有源自日本的母本為製作基礎。念珠十五端的方法，在日本和中國都有翻譯引介的話，這個豐富的海外傳教互聯網絡，可佐證這個方法對耶穌會有相當的意義——這個思考亦可呼應並豐富耶穌會和近代歐洲在信仰上某些面向的了解。

## （二）西班牙耶穌會士賈斯柏·羅爾特默想祈禱書，和其日本流傳

羅氏是來自卡斯提爾（Castile）的「新基督徒」（New Christians），亦即來自轉信天主教的猶太家庭，他早年曾跟隨知名的宗教靈修導師 Juan de Ávila（1499-1569），後取得神學博士，於 1552 年之後加入耶穌會，支持他的就是伯氏和那戴爾。而羅氏曾與伯氏學習羅耀拉《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1548 年首印）的默想修行方法，《神操》亦是羅耀拉留給耶穌會士最重要的精神指導暨靈修手冊。羅氏、伯氏、那氏和羅耀拉，都同來自西班牙。羅氏著作雖早被視為重要，因為版本很多，但對他的瞭解卻很少。近十多年耶穌會研究迅速成長，著述豐富學術地位崇高的 John O'Malley，在 2013 年的出版中都還說羅氏是一位「模糊的人物」（obscure figure）。後在 2016 年，羅氏的代表作《基督生活的實踐》（*Esercizio della vita christiana*，以下簡稱《實踐》），才有現代再印本，翻譯編著的學者 Charles Keenan 的導讀引言，可能是近年唯一的一篇對羅氏的專門介紹。<sup>73</sup>

---

73 Charles R. Keenan, trans. and ed.,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Boston: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at Boston College, 2016), pp. 1-17. 上言 O'Malley 的引言轉引自 Keenan 的導言，見頁 1，而 O'Malley 的書目為：*Saints or Devils Incarnate? Studies in Jesuit History* (Leiden: Brill, 2013). 另稍早一書亦曾提及羅氏，因其「新基督徒」的身份：Robert A. Maryks, *The Jesuit Order as a Synagogue of Jews: Jesuits of Jewish Ancestry and Purity-of-Blood Laws in the Early Society of Jesus* (Leiden: Brill, 2010), pp. 84-90.

羅氏最長期的職務應是被羅耀拉任命為熱那亞（Genoa）耶穌會學院院長（rector），直到 1562 年，他都在此地，並完成了《實踐》一書，此書初出版於 1557 年，然已不存，因此後世多以所存最早 1559 年本為準。羅氏寫作的初衷，就是為不識字和窮苦的一般人民提供默想的指導，換言之，這本《實踐》的方法對象是平民，也可以說是《神操》方法的民間版本之一，後者是給耶穌會士等有教義基本水準的實踐者，並大部分有導師指導下完成。羅氏應是有感於一般信徒並沒有《神操》預設讀者的條件，因此為呼應他在宣講傳教時所獲知的一般人民之需求，撰述此簡易並能自我實踐的指導手冊。<sup>74</sup>《實踐》的第一部份包括對耶穌受難的默想，與《神操》明顯不同的一點，就是在整個默想指導的最後，羅氏加上念珠十五端默想祈禱的指導。就如上言，念珠祈禱方法是「窮人的日課或祈禱書」，因此正呼應全書寫作的對象，羅氏也特別說這個方法的加入，可以給較有能力的實踐者更多的材料，但也為了給較無法自行默想的一般民衆，一個更簡便操作的方法。<sup>75</sup>再者，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教宗正式認可念珠方法的詔書在 1569 年，由批准羅馬像進行複製的庇護五世所發，而兩事件也發生同在此年，比《實踐》的初版年代還晚。<sup>76</sup>

雖然過去對羅氏的研究很少，但《實踐》一書的普及卻是清楚的事實。直到十七世紀，它共有義、西、法、英和德語本，再印次數達到 44 次，這還不包括常被擷取部分章節的另行出版品，念珠的這一部分就是其一。<sup>77</sup>有

74 Charles R. Keenan, trans. and ed.,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pp. 3-13;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p. 115, 267, 367.

75 Keenan 的翻譯再印本，根據的是 1559 年版，因為 1557 年版本於今不存，1559 年版是加上羅氏自己的增補，因此也被視為是最早也就是後世流傳的完整版。這個版中的第 10 章，就是念珠十五端默想祈禱的指導。而這邊所指的「一般人」，羅氏的用詞，以此英譯本，包括 “simpler folk”、“those who are not as capable”、“the foolish”（對比於 “the wise”），見 Charles R. Keenan,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p. 54.

76 關於庇護五世詔書，可參考 W. A. Hinnebusch, “The Rosary,” p. 670; Song Gang, “The Many Faces of Our Lady: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the Virgin Mary between 7th and 17th Centuries,” p. 326.

77 擷取《實踐》中念珠十五端文本的單行出版品，以下為一例：Gaspar de Loarte, *Instru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Roma, 1573).

其他耶穌會士對此書大量流行的說詞，就是它的好用和有用，特別是對窮人（its benefit for the poor）。<sup>78</sup> Keenan 的版本整理並沒有包括日本和中國之例，而現知唯一羅氏文本非歐洲語言的翻譯，也就是出自這兩種語言。日本最知名的《實踐》譯本，是包括在以下一本指導用書中：《ススピリツアル修業》（*Spiritual Shugyo*），1607 年長崎出版。《ススピリツアル修業》是一本相當知名的日文羅馬拼音默想祈禱書，前面還有當時耶穌會日本副省長 Francisco Pasio（在任 1600-1611）的許可前言。此前言說明，本書得到耶穌會總長 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的特別認可，由日本傳教區數名神父編譯。全書共分三部分，前兩部分為據羅氏文本的念珠十五端和耶穌受難的默想祈禱，第三部分為耶穌會士 Pedro Gómez（1535-1600）編寫的各類默想祈禱文，Gomes 是日本副省區成立後的第一位省長。現存版本或複本，根據 Johannes Laures 的著錄，和現在上智大學吉利支丹文庫資料庫的增補資訊，所知約有 8 本。<sup>79</sup> 雖然這是唯一可知的譯本，但羅氏的文本和其念珠十五端方法，根據其他在日本的耶穌會士書信等資料，應該在十六世紀末葉就已在日本流傳，最早可能是在 1591 年至 1592 年的《教義書》（*Doctrina Christiana*）中。後來 1600 年長崎出版的幾部教義書，都確定包括羅氏的念珠十五端。<sup>80</sup>

78 Charles R. Keenan, trans. and ed.,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pp. 14-17, 135-136（關於版本列表）；引言在頁 14。

79 Laures Kirishitan Bunko Database, Sophia University, <http://digital-archives.sophia.ac.jp/laures-kirishitan-bunko/> (accessed November 14, 2019); J. ラウレス, S.J. 編，《上智大學吉利支丹文庫》（東京：上智大學 / 臨川書店，1985），頁 73-78。後者是 Laures 的吉利支丹文獻著錄書第三版的再印：Johannes Laures, *Kirishitan Bunko* 吉利支丹文庫: *A Manual of Books and Documents on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 in Japan*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57)。

80 J. ラウレス, S.J. 編，《上智大學吉利支丹文庫》，頁 63-65、74-75、84-86。另，Haruko Nawata Ward 對於日本聖徒信仰的研究，提及《ススピリツアル修業》中的默想祈禱文本經過多次和多人的編譯再印，與耶穌會主教 Luis Cerqueira 也有關，見 Haruko Nawata Ward, “Kirishitan Veneration of the Saints: Jesuit and Dutch Witnesses,” in Jorge Cañizares-Esguerra, Robert Aleksander Maryks, and R. P. Hsia, eds., *Encounters between Jesuits and Protestants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Leiden: Brill, published for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Jesuit Studies at Boston College, U.S., 2018), p. 55.

日本學者小島幸枝特別對《スピリツアル修業》其中的念珠十五端文本進行研究，確證它是根據 1587 年一個葡文羅氏念珠單行本所做的翻譯。<sup>81</sup>上提關於念珠十五端在日本引介的紀錄不只一項，而在上智大學也收藏有一件義文的羅氏念珠單行本，1573 年羅馬出版。以日本耶穌會傳教區流傳此法的多項證據，不難推測，羅氏念珠文本的引介和使用，應該是相當普遍的，1607 年的默想祈禱用書被認為應是再搜集編整之前流行的文本而成。日本學者早年研究也曾注意到念珠十五端在耶穌會引進後的流行，道明會士後來亦持續推廣，十七世紀傳教士自己的紀錄就已明說此點。<sup>82</sup>像《スピリツアル修業》類所謂的「吉利支丹版」文獻，近些年才有更多學術性的關注，而學者也認為這類文獻的出版就是針對一般人民使用為多。<sup>83</sup>有趣的比較是，羅氏原來在《實踐》加上念珠十五端，是在耶穌受難的默想之後，《スピリツアル修業》中兩者的前後順序卻是相反的。念珠十五端的默想祈禱在日本的普及，稍晚約 1622 年之後的兩幅聖母子與念珠十五端圖像，也可證實此點。這兩件上彩紙本的圖像，中間為聖母抱子像，左右和上方三邊邊緣方格空間共 15 處，描繪念珠默想之 15 景。兩幅畫的尺寸約在高 70 公分至 80 公分之間，構圖幾乎完全一致（圖十一）。聖母手持玫瑰，另手抱子，在畫面上方。下方則是羅耀拉和沙勿略兩位，以朝上方虔敬的姿勢，注視著中間的聖餐和聖杯，其下有耶穌會標誌。這兩件作品，最仔細的研究當屬西村貞的兩篇專文，對相關發現背景還做了仔細的考證。<sup>84</sup>這兩幅作品西村貞稱為「膠畫染色」，應是指運用

81 (日) 小島幸枝，《キリシタン版「スピリツアル修行」の研究：「ロザイロの觀念」對譯の國語學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1987）。另，《スピリツアル修業》全書的再印本可見（日）海老澤有道，《スピリツアル修業——キリシタン研究》（東京：教文館，1994）。

82 (日) 西村貞，〈瑪利亞十五玄義圖の研究（上）〉，《美術研究》81(1938.10): 20。這邊引用的西村貞關於瑪利亞十五玄義圖的兩篇論文，感謝前研究助理臺大歷史系碩士李丞家協助翻譯。

83 Yoshimi Orii, "The Dispersion of Jesuit Books Printed in Japan: Trends in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an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2.2(2015.4): 203.

84 (日) 西村貞，〈瑪利亞十五玄義圖の研究（上）〉，頁 17-28；(日) 西村貞，〈瑪利亞十五玄義圖の研究（下）〉，《美術研究》82(1938.11): 14-26。西村貞應是二十世紀上

了膠彩，因此顏色飽和而鮮豔。兩件屬於北攝高槻所發現的吉利支丹遺物，一為原田辰次郎之舊藏、現藏於京都帝國大學，另一為大阪東藤次郎所藏，西村貞分別稱為原田本和東本。前者保存狀況良好，後者多所破損，然兩者在圖像組織和元素上，幾乎完全一致，原田本在羅耀拉和沙勿略之後，還加上聖馬太和聖路西兩位人物。而羅耀拉和沙勿略兩位耶穌會具有頭光，下方指稱亦以聖徒名，他們的封聖是在 1622 年，所以兩幅畫作的年代也應在此之後。原田本發現於大阪府下三島郡見山村大字下音羽（高槻北方二餘里）的山間部落，而東本的收藏者亦出身下音羽，這裡的切支丹信徒大部分屬於耶穌會，1622 年後他們正經歷嚴厲的禁教期。若原田本和東本為同一系列之作品，長崎浦上天主堂還存有另一形式的十五端圖像，即以 3 列並行排列每行 5 幅，下方並有聖徒像的組織方式，此畫發現於長崎縣下外海出津的一教徒家，西村貞推測亦為十七世紀之作。<sup>85</sup> 而且，以上 3 幅都來自教徒家，或可說來自民間，都是經歷禁教時期的遺存。最後，日本民衆對念珠方法使用普及的佐證，就是在一件南蠻屏風上的一景——在一建物外窗掛著多串念珠，一位日本女性從旁走出屋外，朝著屏風左方葡萄牙船艦的方向眺望（圖十二）。<sup>86</sup>

### （三）《念珠》與羅爾特文本的同異

《念珠》和羅馬像兩者的圖像線索，引導我們到羅氏。對中國本《念珠》來說，日本傳教區當時可能有多數的念珠十五端文本和圖像在流通，

---

半葉日本基督教藝術研究的開創者，其研究為相關議題奠下基礎。日本十五玄義圖共有三幅，更精細的圖版出版可見（日）西村貞，《南蠻美術》（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1958）。另亦可參考以下兩項：John E. McCall, “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 III,” *Artibus Asiae* 10.4(1947): 283-292;（日）關衛，《西域南蠻美術東漸史》（東京：東京建設社，1933），頁 321。

85 （日）西村貞，〈瑪利亞十五玄義圖的研究（上）〉，頁 22-23；（日）西村貞，〈瑪利亞十五玄義圖的研究（下）〉，頁 19-20。

86 這件屏風是典藏於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的一件，紙本，全品為六曲一雙的屏風，單邊尺寸為 168 公分\*390 公分，圖版和資訊可參閱（日）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編，《近世長崎のあけぼの——帝王図公開に伴う南蛮船の来航から鎖国まで》（長崎：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1987），頁 37、112。

其作為中國引介此法的資訊來源，是相當可能的。《念珠》之前，就過去所知，並沒有關於念珠十五端在中國流行的紀錄。就檢查北京的北堂藏書目錄來看，也並沒有任何羅氏的著作進入中國的紀錄。<sup>87</sup> 所以可先合理推估，中國本身沒有這個文本的話，羅氏著作要作為《念珠》母本的最可能來源，是透過日本傳教區。上面塞維亞古像之例的中日傳遞，已經具體驗證這樣管道的流通。而《念珠》之版本和其他相關文本在中國的譯著，在中國也未見到如日本般有多樣形式的十五端圖像製作。雖然羅儒望應可能是《念珠》的作者，他的《啓蒙》已有 Jorge 的文本為母本，然《念珠》的母本有否可能與 Jorge 的啓蒙書有關，就現有資訊初步比較，亦無法證實。<sup>88</sup> 以下本人將進一步驗證《念珠》與羅氏文本的關聯。

《念珠》的 15 幅耶穌及聖母生平事蹟圖像，比對那氏原圖是簡化許多，但就母本的角度來說，其主題人物的型態卻又相當忠實於原圖。唯獨第 15 圖聖母加冕稍顯不同，不過正也是此圖，可以說明《念珠》與日本念珠圖式的緊密關係。《念珠》的第 15 圖，聖母雙手合掌置於胸前，並以跪姿接受上方天父與耶穌的共同持冠加冕。構圖下方僅有雲層示意，上方聖神降臨，榮光顯示（圖十三）。《福音圖史》的最後一幅版畫，主題是整合聖母升天與加冕，在最上方雲層也可見天父和耶穌持冠加冕聖母的三者類同形象，《念珠》當然也可能直接擷取這個部分作為母本（圖十四）。不過若對比《念珠》一圖與羅氏文本和相關的日本圖式，如上智大學所收藏的 1573 年義文羅氏念珠單行本，《スピリツアル修業》所據以翻譯的 1587 年葡文本，和上面三幅瑪利亞十五玄義圖，都是這個三位一體顯示雲端的聖母加冕圖像，它們之間構圖上有相當的一致性，若如上言《念珠》母本來源與日本的關聯，則很容易推論《念珠》的圖式可能更受到羅氏文

87 C. M. H. Verhaeren, ed.,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reprint (Paris: Belles Lettres, 1969).

88 Albert Chan 提到，羅儒望曾被提及著有念珠方法的文本，然此僅知標題，只能佐證明他很可能是《念珠》的作者，然他亦可能採用當時耶穌會對此主題最流行的羅氏文本而成，見 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p. 72; Pasquale M. d'Elia,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p. 70.



本和日本的影響（圖十五、十六、十七）。再者，天父、耶穌和聖母三位主要人物的姿勢或持物，在以上幾幅圖間有少許差異。然在《念珠》一圖，右方天父的左手置於地球儀上，左方耶穌的右手持有一權杖，這兩個更細微特色，與三幅十五玄義圖更是完全一致，這可作為《念珠》一圖與日本流傳圖式更具關係的明證。而若把以上所有的聖母加冕圖排比，只有《福音圖史》一圖的耶穌左手持書，書籍作為耶穌的持物只見於此圖，幾個羅氏念珠文本中從未見過此特徵。基督宗教圖像學在人物的視覺表現上，有時持物也代表不同的象徵，在視覺表現傳承的追索上，這個唯一卻也明顯的小細節差異，應該仍有參考之意義。若《念珠》是早於三幅十五玄義圖的製作，則不知是否還可猜想兩者可能的影響關係？我們目前並無法得知全部在日本流傳過的羅氏念珠文本或圖像，但能從其流行狀況的推論，而認為其作為中國母本的管道，本人認為可能性很高。<sup>89</sup>《念珠》此圖，再更進一步影響了《福音圖史》之中國節譯本之同主題之圖——完全複製《念珠》三位一體顯示雲端的聖母加冕圖式而成（圖十八）。

然而，若以《念珠》的文字，直接比較羅氏的文本，《念珠》的文字簡短許多，羅氏的文本對默想的細部指導常有詳述，這或許是兩者相異處。《念珠》在每一分規程的誦念祈禱方法之後，接續「獻」和「求」兩個標題，全部文字並不長，因此是簡易操作的方法。而對照羅氏常詳述的默想細節，默想部分的減縮是放在《念珠》的「獻」，因此「獻」這段的指導，是包括奉獻讚頌與默想祈禱。羅氏的文本顯然默想文字占相當大比重，在每一端皆是，由分為三點說明的默想方法文字在前，然後接著祈禱內容，後者簡短許多，基本上每一端文字就包括這兩節。《スピリツアル修業》亦是根據這個內文組織，因為它是翻譯葡文母本的羅馬拼音本，並沒有出現太大範圍的刪減。對照幾個年代的版本，羅氏這項內文組織並無太大改變。<sup>90</sup>《念珠》的翻譯，某種意義上以相當簡化的方法進行，並無

89 《スピリツアル修業》在念珠十五端的文本部分，就目前所見，只有 6 幅相應的版畫，並沒有最後一幅聖母加冕圖。僅留圖框空間但未完成內圖的做法，其實常見於此期的吉利支丹文獻，版畫製作費工費時或經費考量等，都可能是常見的原因。

90 本人所查閱過的羅氏念珠十五端文本，和部分《實踐》版本，包括以下幾個出版年份：

意引進太長的指導，也不是羅氏文本的直譯。然而，就如前述念珠方法在歐洲的發展，《念珠》誦念亞物 10 遍，在天 1 遍的起始方法，與大部分歐洲的流行方法似乎不同，但可能也是其中一種型態的誦念，若此，則它可能確實來自羅氏，因為從 1559 年《實踐》的初版開始，羅氏的念珠方法一直是誦念《聖母經》10 遍，跟著《天主經》1 遍的方式在進行，舉 1559 年初版第一端為例：

首五十端歡喜第一，應以此法默想。當誦念首次的亞物十遍和在天一遍，應該默想降生神蹟。<sup>91</sup>

而若以羅氏的第十五端文本對照《念珠》的相應部分，對比如下：（在此以 1573 年義文羅氏念珠單行本為例）

**羅氏文本：**

聖母榮福第五和最後一分，是聖母加冕，當聖母復活，就如我們虔信，她已經在身體與靈魂兩方都獲得了宣福，並將為最神聖的三位一體之光榮加冕，關於此應該默想以下幾點：

- 第一、在聖母之靈魂已升天後的幾天之內，她如何降生帶走她最神聖的身體，一起進入光榮的、永恆的、和無可逾越的境界，並擁有所有榮耀的恩寵——此將賜福給那些在最後審判日得以復活升天的人們。
- 第二、考慮偉大天后為聖徒和天使們所伴隨升天，其所有的榮耀、勝利、和喜悅，特別有關於她在天國所獲致的所有讚揚。
- 第三、考慮最富貴和珍貴的王冠，是為最神聖的三位一體所加冕，和被置於所給予聖母的王座上，在那邊聖母將繼續為祈求於她的人們代禱代祈。<sup>92</sup>

（文本接續為以上三點的詳細說明）

1559、1567、1570、1573、1579、1580、1584、1587、1596、1597、1606、1613。

91 Charles R. Keenan,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p. 55, 原文如下：“The joyful mysteries of the first fifty prayers should be meditated in this way. While you are saying the first ten Hail Mary’s with an Our Father, you should meditate on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 可對照《念珠》的相應文字，上文已引。

92 Gaspar de Loarte, *Instru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pp. 136-137. 原文附於附錄一。

### 《念珠》之「榮福五」，引言和「獻」：

誦念第五次，亞物十遍，在天一遍，訖少歇，默想聖母榮福條內第五件，獻祈如左。

「獻」：滿備諸德，天主母瑪利亞，我念此亞物十遍，在天一遍，虔恭拜獻於爾，極盛榮福，極甚喜樂，已升天國，天主罷德肋，天主費略，天主斯彼利多三多，特立爾為天地之元后，賜爾榮福，超眾諸若〔天使〕，與眾聖人，為我世人托賴轉達的保主。<sup>93</sup>

《念珠》之文本，聖母升天的榮福和喜樂、三位一體的加冕、和聖母天后代禱之角色都有傳達，只是簡略許多，這樣簡短的文字說明了簡化式的默想，可以想見對初入教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也比較可行。

《念珠》雖然在默想指導的文字簡化，但採用《福音圖史》圖像的做法，卻是將後者的默想指導帶入。《福音圖史》圖像的採用，在日本的念珠十五端圖像中未見，就本人所知，也還未發現於羅氏的文本。羅氏主要著述在於文字，《實踐》等多種後續文本，各有不同的圖版等狀況，應是不同出版方的編輯意向，羅氏之 1559 年最初版是沒有圖的，然而後來大量版本的大量附圖，也早就在羅氏生平出現，並都由他掛名作者。依據 Keenan 對羅氏的研究，羅氏自身雖然受到《神操》顯著的影響，但《神操》很具特色的「場景建構」在默想中的想像方法，在《實踐》中不見，或並非特色，《神操》這類物質性和感官的想像，在《實踐》中很少這樣指導默想。<sup>94</sup> 然《念珠》卻似乎在借用《福音圖史》之圖的同時，也將這個「場景建構」的默想方法帶入：

凡欲用念珠誦經及存想十五條，又必遵下規程，先誦十遍亞物，一遍在天，然後據像尋思十五條中一件，以取亞尼瑪的神益。<sup>95</sup>

「據像尋思」四字，也就是一種「場景建構」。15 幅版畫的第 1 幅「聖母被告知即將受孕」(Annunciation) 和第 2 幅「聖母往見依莉莎白」(Visitation to Elizabeth)，整個場景被置換成一中國式的建築和屋內裝潢。過去研究

93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BncR, Collezioni Orientali 72C542，頁 32a-b。

94 Charles R. Keenan,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pp. 12-13.

95 明·費奇規述，《念珠規程》，頁 2a。

多從圖像的中國化，及聖母轉化為中國女性特色意涵的傳達為角度討論《念珠》之圖，但若從《福音圖史》之「場景建構」之法，則不得不推測，那氏原構圖在靈修上所賦予的圖像性指導功能，並其指示的《神操》之法，可能隨著主體構圖的模擬而存在，雖然《念珠》只是重點式模仿。而且《念珠》的「場景」替換可代表場景是重要的，暗示一不同文化環境下的地區性（localized）默想方法的建立。《念珠》作為羅氏文本的相關譯著之一，用那氏之圖進行念珠默想祈禱是其創發。1637 年在福建晉江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經解》，作為《福音圖史》的中文節譯本，其作者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在說明此書的目地時也提及默想之方：「學者繇形下之跡，以探乎形上之神，繇目睹所已及，並會乎目睹所未及，默默存想，當有不待披卷，而恒與造物游者」。<sup>96</sup> 藉由可見之物達到不可見的境域，應就是《神操》「場景建構」之目的。《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最後一圖，就如上言，在聖母加冕的三位人物圖式上，捨棄了母本而借用自《念珠》。而上提念珠十五端方法的另一文本《顯相十五端玫瑰經》，文字內容與《念珠》幾乎一致，然 15 幅圖完全使用《天主降生出像經解》中相關的 15 幅。這似乎也說明，《念珠》一著確實開啓了念珠方法與《福音圖史》和《天主降生出像經解》之關係，也使得後來的出版之圖像，似乎也以《福音圖史》為最佳的選擇。從這個圖像分析的角度，讓我們得出《念珠》與母本區別並具特色的一面——這類宗教文本傳譯的在地化，與母本關係的比較，是透過視覺資料的分析來達到。

上言耶穌會在十六世紀，與念珠十五端最有關的就是伯氏和羅氏。伯氏雖出身貴族並為王室高官，但宗教信仰相當虔敬，甚至在 1546 年進入耶穌會前已經開始著手撰寫默想靈修手冊，並自身力行《神操》的靈修。在 1565 年他被選為耶穌會第三任總長，在他任內，耶穌會大量成長並開始美洲傳教。<sup>97</sup> 他曾著有念珠十五端方法簡介，也是早期完成，後羅氏與

96 明·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收在《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此引言有些版本或複本未見，這裡所參考的是梵諦岡圖書館的一本，索書號 BAV, R. I. III. 339。

97 關於伯氏，可參閱 Inmaculada Fernández Arrillaga, "Borja (Borgia), Francis, S.J., St.," in Thoma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其接觸有否受其影響，尚未得知。<sup>98</sup> 伯氏十五端的簡介，像是 15 點項目指示，《念珠》的簡介形式，與羅氏文本的較長說明不似，反跟伯氏短文有類似的地方，只是《念珠》中「獻」的這一節，文字是最多，默想方法的解釋還是比伯氏 15 項更多敘述。相較之下，羅氏的念珠文本，相當大比重放在默想指導。或者可以說，羅氏是耶穌會推動念珠十五端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所著重的方法就是默想，文本的指導顯示他以細節的說明來擴充默想一部分，或許他認為對於所針對的一般或不識字者，這些細節更方便學習，不論實踐者是透過自身，或由別人閱讀來進行口授指導。而他的默想並沒有全然複製《神操》，因為後者基本上是給耶穌會士，或如上言，是傾向在有導師指導狀況下進行。伯氏對羅馬像的複製和傳行各地是關鍵人物。羅氏念珠文本最早可見羅馬像的插入，就目前本人所知，是 1579 年版，後 1584 年和 1597 年的版本都有。1579 年伯氏已經過世，當然可能是羅氏之意，將他的老師和總長曾經推動複製的羅馬像置入，以作為引導或總結十五端默想祈禱的一個聖像，而此聖像對當時耶穌會是別具意義的。

#### （四）《念珠》的延伸討論：伯吉亞與中國

《念珠》首次譯介了聖母祈禱方法到中國，其母本的追溯可以帶領我們思考這四位未曾到過中國的耶穌會士與中國的關係：羅氏、伯氏、那氏、和羅耀拉，皆為西班牙籍。羅氏還未有進一步資料在中國被發現，但伯氏在十七世紀中國，還有兩件史料具有進一步研究的意義，過去亦很少被討論，在此略談。澳門大三巴教堂（St. Paul's）是一個奉獻給聖母的耶穌會教堂，門坊第一層中間門口上方有拉丁文「上帝之母」（Mater De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2-113; Gádido de Dalmases, S.J., *Francis Borgia: Grandee of Spain, Jesuit, Saint*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1991); 原著為西班牙文，出版於 1983 年，此英譯本還另有增補。

98 Francis Borgia, *Modo de rezar el rosario de Nuestra Señora*, in Gádido de Dalmases, S.J., ed., *San Francisco de Borja: Tratados espirituales* (Barcelona: Juan Flors, 1964), pp. 39-42. 據 John O'Malley, 此念珠簡介留存手稿形式，直到以上編輯才出版，見 John O'Malley, *The First Jesuits*, p. 270.

的標題，門坊的整體圖像，就是獻給聖母。門坊第三層的聖母主像雙手合十祈禱，整合了聖母升天主題的表現形式，與《念珠》第 15 圖中加冕的聖母形象類似（圖十九）。此教堂的建構最初約始於 1590 年代，歷經幾次火災，目前的門坊雕建約成於 1630-1640 年間。1650 年，有耶穌會士 António Cardim（1596-1659）記錄，聖母主銅像下方有弦月，置入聖龕是 1640 年。<sup>99</sup> 聖母腳踩弦月雙手合十，是十六世紀起廣為流行的「無原罪聖母天后像」之一型。<sup>100</sup> 門坊第二層，共有 4 件銅立像，面對門坊從左至右分別是已列真福品（beatified）的伯氏、羅耀拉、沙勿略、和同列真福品的另位耶穌會士 Aloysius de Gonzaga（1568-1591），羅耀拉和沙勿略皆已是聖徒，四位名稱有下方題記為證。另，伯氏肖像通常有一個特徵是伯氏手持骷髏頭，曾有題記指出從死亡領悟生命之意，跟他生平的一個經驗故事有關。<sup>101</sup> 而骷髏形象出現在此門坊第三層。大三巴教堂門坊，應是目前所知在中國第一次出現耶穌會聖徒圖像之處，跟日本的十五玄義圖一樣，是中日少見的十七世紀羅耀拉和沙勿略聖徒形象。

第二件史料是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件中文手稿，標題為《聖坡耳日亞行實》，即伯氏的傳記。文中特別提到了他複製聖母像之舉，應就是指羅馬像一事：

當初聖徒路嘉？畫聖母抱耶穌像，猶存羅瑪府，供天主堂中，聖人平生極愛敬聖母，故歎普天下之人皆當敬聖母，聖人令善盡者，臨其像，摹其式，徧傳人間供奉，如己身己魂之真母也。<sup>102</sup>

99 António Cardim, *Batalha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 Sua Gloriosa Provincia de Japão*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1894), p. 20（此作直到 1894 年才出版）；亦參考 Gonalo Couceiro, *Igreja de S. Paulo: Fortaleza do Monte* (Macau: Gabinete de Comunicao Social do Governo de Macau, 1990), p. 18; Hui-Hung Chen, “Encounters in Peoples, Religions, and Sciences: Jesuit Visual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2004), pp. 112-126.

100 Suzanne L. Stratton,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in Spanish Art*; John B. Kipping,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vol. 2 (Leiden: B. de Graaf and A. W. Sijthoff, 1974), pp. 245-257.

101 John W. O'Malley and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eds., *The Jesuits and the Arts 1540-1773* (Philadelphia: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

102 佚名，《聖坡耳日亞行實》，收入（比）鐘鳴旦、（比）杜鼎克、（法）蒙曦（Nathalie

根據古朗氏 (Maurice Courant, 1865-1935) 對法國國家圖書館耶穌會文獻早期也是唯一的著錄，此件作品可能是耶穌會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 之作，柏氏約 1661 年至 1680 年間活躍於大江南地區。<sup>103</sup> 這件似乎還未印刷的手稿，稱伯氏為「聖人」，所以應是封聖 1670 年之後之作。<sup>104</sup> 伯氏在海外傳教區所受到的崇敬，跟他推行羅馬像到歐洲以外的關聯，值得思考。而大三巴門坊上與伯氏相對應的 Aloysius de Gonzaga，是早逝的義大利耶穌會士，他在不到 18 歲的年輕期便堅定進入耶穌會，放棄貴族出身的一切，在羅馬初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後於 1591 年意大利疫疾蔓延之時，因長期在醫院進行對病人的宗教服務，染疾而逝，得年僅 23 歲。<sup>105</sup> 他的德行和宗教精神相當獲得推崇，後成為年輕人的主保、耶穌會士的模範，常在耶穌會學院或相關教育機構中見到其肖像。以其受真福品而出現在大三巴門坊上，而且教堂緊鄰耶穌會學院，因此這個圖像安排適切無疑。不過他的故事也如伯氏行實被譯介入中國，照此文本亦稱其為聖人來看，de Gonzaga 封聖在 1726 年，應是該年之後之作，此本印刷出版，比《聖坡耳日亞行實》文本更長內容更豐富。<sup>106</sup> 耶穌會本身聖徒 (saints) 在海外傳教的引介及意義，或其世界性的比較研究，是尚待開發的議題。而中國天主教史中，過去已有聖徒傳記類的中文文獻

---

Monnet) 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5 冊 (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頁 461。

103 Maurice Courant, ed.,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ean, Japonais, etc.*, vol. 3, reprinted (Tokyo: 霞ヶ関出版, 1993), p. 1361.

104 李爽學研究已指出，耶穌會著作多以「聖人」或「高士」稱封聖者，今日「聖徒」為封聖者即 saints 的普遍譯名，還待清末之後才廣泛採用，見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頁 209。

105 Charles Keenan, "Gonzaga, Aloysius, S.J., St.," in Thomas Worcester,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pp. 359-341.

106 (法) 巴多明克安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譯述，《濟美篇：聖類斯公撒格本傳》，《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5 冊，頁 467-567。此傳校閱者有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由「值會德瑪諾鑒定」，德瑪諾 (Manuel Teles [Telles], 1676-1715) 為葡籍耶穌會士，主要活動地區在廣東雷州與海南島，上提雲間敬一堂印製的《顯相十五端玫瑰經》，標題頁指其為校閱者之一。

被注意，但聖徒信仰仍是一個尚待努力的領域，特別在宗教及文化意義上。<sup>107</sup> 這些議題的意義在於，整體聖徒信仰中，最高位者就是聖母，在天主教傳統中，聖母與聖徒信仰的發展有同質性，並且很重要地在民間生根，也是宗教改革以來，羅馬教會與新教區別很重要的一面。中國天主教史聖徒信仰的發展，我們的了解還很少，或許跟聖母的研究也還不夠透徹有關。大三巴門坊上的四位耶穌會聖徒，除了沙勿略似乎較少見於耶穌會中文文獻，羅耀拉的影響在各類文本中早已出現，而伯氏和 de Gonzaga 的傳記也在他們成聖後陸續翻譯介紹，可見引進聖徒信仰在一段長時間內一直在進行。<sup>108</sup>

#### 四、結 論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新舊教對立的時代，也是耶穌會成立和海外傳教起始的階段。上述塞維亞古像和《念珠》翻譯引介的兩個例子，主角是聖母，是逐漸被視為擁有天主教認同特質的人物。由她的信仰或相關文本在海外的使用，同步對照她在歐洲十六世紀的演變，不僅可以更深入聖母信仰在宗教改革階段的意義，也對應出聖母世界史的廣大脈絡。而且，本文討論的兩件史料，表面上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但從以下三個相關脈絡的思考，卻發現它們有共通的議題可深究。

第一、羅馬像是 1569 年在教宗庇護五世的核准下進行複製。同在 1569 年，庇護五世核准了念珠的正式使用。而據聞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

107 對聖徒中文文獻的翻譯及文本分析，參見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頁 61-106、205-253。

108 大三巴門坊上的 4 位耶穌會聖徒，在耶穌會和葡萄牙的脈絡，發展成重要的圖像模式。例如有類似結構的里斯本耶穌會教堂 S. Roque 的主祭壇圖像配置：4 位聖徒雕像龕圍繞著中間下方的無原罪聖母雕像，和上方的聖母昇天畫，整體圖像學與大三巴門坊雷同，此主祭壇約建於 1625 至 1628 年。另在印度 Diu 的耶穌會建置亦留存有 4 位的大型木雕立像，約在 150-170 公分高，應作為與門坊類似的公共建構使用，參見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Ruínas de S. Paulo*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4), p. 180; Gonçalves Couceiro, *A Igreja de S. Paulo de Macau* (Lisbon: Livros Horizonte, 1997), pp. 119-120.



世（Philip II, r. 1556-1598）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征戰獲勝的雷旁多戰役（Battle of Lepanto, 1571），是庇護五世以念珠祈求聖母護佑而成，如費迪南三世的經歷般，因此庇護五世建置了以念珠為中心的勝利聖母瞻禮節（Feast of Our Lady of Victory）。<sup>109</sup> 上面討論西班牙圖像流通的背景中，當時占領馬尼拉而殖民的即為菲利浦二世。而在馬尼拉負責訓練中國畫家學習西法的學校負責人 Antonius Sedeño，活動於1581年至1596年間，他與 Alonso Sanchez 是最早到馬尼拉的兩位耶穌會士，而後者曾提議以武力攻打中國。再者，念珠十五端中最重要的《聖母經》文字，也是在庇護五世任內增加後半部關於罪惡的祈禱，他因此是同時對羅馬像和念珠方法有所關注的教宗。而且，西班牙傳統上聖母結合軍事爭戰的象徵意義，在庇護五世任內還連上念珠方法並被強化和使用。這是上面本文討論的兩個聖母史料共通的背景，也似乎可因此聯繫它們兩者共通的意義。然而，庇護五世早先於 1566 年，廢止了羅馬大聖母堂聖母升天日的大規模遊行。此是結合對羅馬像神蹟的紀念，並配合 8 月 15 日的聖母升天節之盛大節慶活動，是大聖母堂的年度盛事。然牽涉到大量信徒及聖像出巡等諸多細節，庇護五世廢止的理由之一，是大眾信徒或有不當行為減損了事件的神聖性。<sup>110</sup> 此無疑顯示出某種官方力量對信徒行為約束的想法，也顯示出即使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當羅馬教會極力透過特倫托公會（Council of Trent）改革教會、宣揚圖像的宗教及教育性、並大力護衛教會的傳統，諸如聖母信仰等，但對正統性等行為分寸問題，特別牽涉到圖像和禮儀，仍有其相當保守的一面。

第二、耶穌會第一本論聖母的專書，由重要神學家、Ingolstadt 耶穌會學院院長 Peter Canisius（1521-1597）所著：《論無與倫比的聖母瑪利亞》（*De Maria Virgine incomparabili*），1577 年出版。Ingolstadt 在巴伐利

109 Marina Warner,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pp. 306, 308.

110 Steven Ostrow, *Art and Spiritualit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e: The Sistine and Pauline Chapels in S. Maria Maggi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 118-125; Reinhold Baumstark, *Rom in Bayern: Kunst und Spiritualität der ersten Jesuiten*, pp. 492-493.

亞境內，此公國是阿爾卑斯山以北最重要的天主教信仰地區之一，Canisius 此作被視為是當時最重要的聖母信仰衛教之作。伯氏寄送羅馬像的複本給巴伐利亞公爵，也給此學院。在此書中，聖母不但無原罪受胎，也在死後升天，作為天后，是特倫托公會後天主教復興力量的一個重要特徵代表。此巨作在面對新教攻擊強列氛圍的巴伐利亞出版，更說明此意義。<sup>111</sup> 其書中傳達圖像上的「聖母天后圖像學」(iconography of *Regina Coeli*)，具體呈現在塞維亞古像和十五端的聖母祈禱方法上。Bridget Heal 的研究曾提出，Canisius 把瑪利亞建構成一個天主教忠誠的象徵圖示 (emblem of Catholic allegiance)。<sup>112</sup> 在傳教史研究中，聖母的主題本應深具意義，但在此視野中聖母的世界史也還是一個待開發領域。然從上面討論所見中國和日本的各式史料，可以預見以聖母為中心牽連的世界脈絡，也可以讓我們更了解單一在中國或日本之例，天主教傳入的訊息和文本流通，比表面上的觀察還密切複雜一些。

第三、上面對《念珠》流通的可能脈絡談得並不多，當然因為資料欠缺難以具體對應建立有關。耶穌會士的報告和信件中，提及分送念珠給一般人的紀錄倒是不少。最早有 1599 年，龍華民在廣東韶州分送念珠和小紀念牌給新進受洗者，利氏紀錄中還說“corone brevi”，表示減短的念珠法，有可能就是對新入教者有減縮版說明，不會馬上教導全部十五端。<sup>113</sup> 1606 年至 1607 年的年度報告，由時任南方監督長的李瑪諾撰寫，提到了兩次初學者使用念珠。一次在南昌，透過念珠祈禱病者獲癒；另一次在南京，有一群木匠在家中定期聚會，共同在聖母像前進行念珠祈禱：“doutrina

111 關於 Canisius 與此背景，參考 Reinhold Baumstark, *Rom in Bayern: Kunst und Spiritualität der ersten Jesuiten*, pp. 499-500, 525-528. 而 Canisius 之原作：Peter Canisius, *De Maria Virgine incomparabili, et Dei genitrice sacrosancta* (Ingolstadt, 1577)，本人參考以下兩本：Burns Library, Boston College, US, BT613.C36;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er Digitalisierungs Zentrum, Digitale Bibliothek (MDZ), Munich.

112 Bridget Heal,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Piety, 1500-16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48-149.

113 Pasquale M. d'Elia,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vol. 1, pp. 194-195. 德禮賢特別在註釋中對“corone brevi”有所說明。

e Rozario de N. Senhora diante de sua imagem (the doctrine and Rosary of Our Lady before Her image)”，這兩地都是李氏活動區。<sup>114</sup> 李氏後來還編寫了一個到鄉村傳教的宗教物品攜帶原則，附於他所編輯的 1624 年耶穌會《研習計畫》（*Ratio Studiorum*）中，其中說明，傳教士為彌撒或施洗所需的物品箱子內，應包括念珠和圖像等。<sup>115</sup> 而羅儒望和費奇規大約在 1610 年左右活動於南京和南昌，羅儒望大約在 1609 年至 1616 年待在南昌，之後在江西、福建和杭州等地。<sup>116</sup> 如上述紀錄所示，李氏紀錄的民間念珠使用，應該就是最貼近《念珠》出版和流通的背景，而這似乎也可佐證，《念珠》較可能為 1616 年前之作，為耶穌會士在江南開放活動密集的時期。

李氏在利氏常駐北京後，一直是南方監督長，也相當受到利氏信任。而他一直身兼澳門耶穌會學院院長，因此長期來往澳門與中國內地，服務於中國將近四十年，算是羅儒望和費氏在南方活動的上司。利氏寫於 1605 年的兩封信是《福音圖史》進入中國的最早記錄，他指出從羅馬送來的此本在南京李氏手上。<sup>117</sup> 這些因素讓李氏的身份浮上檯面，而是否因他促成《念珠》製作，採用手上的那氏圖版為母本，值得再探。最後一點，根據之前的研究，李氏因為作為南方負責人，又身兼澳門學院院長，當時日本物品流通在耶穌會管道內大都是經由澳門，因為十七世紀開始，也是日本耶穌會士和信徒因教難流亡到澳門的密集期，李氏掌握與日本管道的接觸，程氏聖母像的母本最可能透過此管道進入江南。<sup>118</sup> 若此，大約同時期也可能是《念珠》相關文本進入江南的時候：以出版日期之前來認定，

114 ARSI, Rome, JapSin 113, fl. 50v and 54r.

115 此文件在葡萄牙阿柱塔宮殿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簡稱 BA），Lisbon，的《耶穌會亞洲檔案》（*Jesuitas na Ásia*），JA, 49-V-7, 317r-318v，轉引自 Liam M. Brockey, “The Harvest of the Vine: The Jesuit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579-1710,” pp. 400-401. Brockey 也討論了數個在文獻中對念珠使用的紀錄，見頁 406, 438.

116 就以上三位耶穌會士的活動年代，參考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p. 77, 91, 223.

117 Pietro Tacchi Venturi, ed., *Le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J.*, vol. 2 (Macerata, Italy: F. Giorgetti, 1913), pp. 260, 284. See February and May respectively.

118 陳慧宏，〈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頁 87-92。

程氏聖母像的日本母本進來當在 1610 年前，而《念珠》的日本文獻則大約在 1616 年前——以 1616 年至 1617 年南京教難來看，猜測緊鄰幾年傳教文獻的現身較為敏感，《念珠》相關文本的到來可能更早一些，而且書籍編著牽涉的文字圖版等問題比程氏聖母像的單幅，定更花時間完成。

從以上三點討論，進一步驗證這兩個聖母史料的共通脈絡，提示其在世界史視野下可以進行的進一步思考。以《念珠》來說，以下兩位學者所提過的研究展望，可以以本文討論的基礎進一步延伸，因此本研究也希望呼應這兩個可以開展的領域。Carlos Eire 對近代天主教宗教靈修類文獻（devotional literature）翻譯問題的討論中，展望這類文獻的歷史學，提出所有跟傳教活動有關的文獻，在歐洲或亞、非、美洲，都應有其宗教的面向，也都應與天主教宗教靈修類文獻的翻譯問題相關。這個世界史視野展望的提出，也在於他提議一種「全球性包括」（global inclusion）的文獻整理研究。<sup>119</sup> 因此像《念珠》和羅氏文獻的跨洲翻譯本、吉利支丹文獻、《福音圖史》和《天主降生出像經解》等，過去尚未在這個視野中獲得關注，而目前所知在中國和日本，這類文獻在數量上相當可觀，這類研究還有待努力。

第二個研究展望，則在於中國天主教史禮儀面的研究。鐘鳴旦在《禮儀的交織》（2008）曾指出，過去耶穌會在中國和相關的文化交流研究，專注於宗教教義和文本的分析，走向實踐層次的禮儀觀察，是少有關注的，後者勢必與廣大的文化脈絡發生關係。<sup>120</sup> 《念珠》是念珠十五端方法的首譯，後來在中國也很流行，而之前在日本也是信徒聖母祈禱的主要方法之一。從上面分析中，《念珠》正文因為是指導手冊，實是禮儀執行的過程說明，因此就如上言，此過程發現與歐洲慣行方法的差異，值得更細

---

119 Carlos M. N. Eire, "Early Modern Catholic Piety in Translation," in Peter Burke and R. Po-chia Hsia, ed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9-100.

120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pp. 3-9; (比)鐘鳴旦著，張佳譯，《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8。

緻的研究來分析實踐過程對不同文化使用者的意義。而《念珠》前言也指出，此默想是對我們靈魂的提昇，很有助益。《念珠》文本在傳遞這個主旨之下，耶穌和聖母某種意義上轉變成一個幫助個人精神修行的助手。這個念珠禮儀的發揮作用，或其宗教功能，最直接的觀察應該就是反應在正文中「求」的文字。15 個「求」，簡單易懂，內容不外乎祈求聖母代禱，能赦免罪過和獲得福德。亞尼瑪可「大獲神益」，和執行者的所「求」，透過禮儀面的關注才可思考更深一層的宗教實踐。<sup>121</sup> 本文《念珠》對文本來源及相關與日本脈絡關係的釐清，為這個文本整體，希冀提出一個初步並細緻的研究。聖母信仰在中國和日本，就如在美洲，歷時發展並出現多重的文化互動。以中國之例來說，聖母信仰若亦作為中國天主教跨世紀的重要表述，則聖母信仰的中心就是祈禱，《念珠》就曾是最重要且流行的一個方法。《念珠》又代表了一種跨域傳譯的結果，則它可以是中國天主聖母禮儀面向最有價值的史料之一。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引〉，收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梵諦岡：梵諦岡圖書館藏，索書號 R. I. III. 339。
- 明·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收入（比）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比）杜鼎克（Adrian Dudink）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3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 明·佚名，《天主教要》，收入（比）鐘鳴旦、（比）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 明·汪珂玉，《珊瑚網名畫題跋》，收入張均衡輯，《適園叢書》第 3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何夢華藏鈔本。
- 明·費奇規（Gaspar Ferreira）述，《聖母玫瑰經十五端》，梵諦岡：梵諦岡圖書館藏，1632。
- 明·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述，《誦吾主念珠默想規條》，《誦聖母念珠默想規

121 「大獲神益」一詞，來自明·費奇規述，《聖母玫瑰經十五端》，在《天主聖教日課》（梵諦岡：梵諦岡圖書館藏，索書號 Borgia Cinese 347(13)），頁 1r。

- 條》，收入明·艾儒略等撰述，《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 3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 明·龍華民譯，《天主聖教日課》，梵諦岡：梵諦岡圖書館藏，索書號 Borgia Chinese 347(13)。
- 明·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 明·羅儒望 (Joao da Rocha)，《誦念珠規程》，巴黎：巴黎國立圖書館藏，Paris, Chinois 6861I-II, Chinois 7382。
-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羅馬：耶穌會羅馬檔案館藏，Rome, JapSin I, 43。
-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梵諦岡：梵諦岡圖書館藏，Vatican City, Borgia Chinese 336(5)。
-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洛杉磯：蓋提研究圖書館藏，Los Angeles, Special Collection 1365-379。
- 明·羅儒望，《誦念珠規程》，羅馬：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Rome, Collezioni Orientali 72C542, 72B298。
- 清·洪度貞 (Humbert Augery) 編，《聖母會規》，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 聖母領報會，《顯相十五端玫瑰經》，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王仁芳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 17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13。
- 佚名，《聖玻耳日亞行實》，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法) 蒙曦 (Nathalie Monnet) 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5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 (法) 巴多明克安譯述，《濟美篇：聖類斯公撒格本傳》，收入 (比) 鐘鳴旦、(比) 杜鼎克、(法) 蒙曦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5 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
- 耶穌會羅馬檔案館，Rome, JapSin 45-I, fl. 207v-8v、JapSin 113, fl. 50v and 54r。
- 葡萄牙阿杜塔宮殿圖書館，Lisbon，《耶穌會亞洲檔案》(*Jesuitas na Ásia*)，JA, 49-V-7, 317r-318v。
1593. *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Ex ordine Evangeliorum quae toto anno in Missae sacrificio recitantur; in ordinem temporis vitae Christi digestae (Imagines of*

- Evangelical History: From the Order of the Evangels Which is Recited in Sacrifice Mass for the Whole Year, Distributed in the Temporal Order of Christ Life).*
1594. *Adnotat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 quae in sacrosancto Missae sacrificio toto anno leguntur: Cum Evangeliorum concordantia historiae integritati sufficienti: Accessit & index historiam ipsam Evangelicam in ordinem temporis vitae Christi distribuens (Annotations and Meditations in the Evangels Which Are Read in the Holy Sacrifice Mass for the Whole Year: Supplying With the Concordances of History of the Evangels Integrated: Brings this Evangelical History Distributed in the Temporal Order of Christ Life the Index).*
- Bryan, Michael. *Dictionary of Painters and Engravers: Bibl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Vol. 2.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89.
- Canisius, Peter. *De Maria Virgine incomparabili, et Dei genitrice sacrosancta*. Ingolstadt, 1577. Boston: Burns Library Collection.
- Canisius, Peter. *De Maria Virgine incomparabili, et Dei genitrice sacrosancta*. Ingolstadt, 1577. Munich: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er Digitalisierungs Zentrum, Digitale Bibliothek (MDZ).
- Cardim, António. *Batalha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 Sua Gloriosa Provincia de Japão*. Lisbon: Impresa Nacional, 1894.
- Casas, Bartolomé. *Historia de las Indias*. Seville, 1552.
- Laures Kirishitan Bunko Database.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http://digital-archives.sophia.ac.jp/> (accessed November 14, 2009).
- Loarte, Gaspar. *Instru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Roma, 1573.
- Morgado, Alonso. *Historia de Sevilla, en la qual se contienen sus antigüedades, grandezas, y cosas memorables en ella acontecidas, desde su fundacion hasta nuestros tiempos. Con mas el discurso de su estado en todos este progreso de tiempo, assi en lo ecclesiastico, como en lo secular*. Seville: En la imprenta de Andrea Pescioni y Juan de Leon, 1587.
- Peter Martyr d'Anghiera. *De orbe novo decades*. Alcalá de Henares, 1530.
- Venturi, Pietro Tacchi, ed. *Le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J.*. Vol. 2. Macerata, Italy: F. Giorgetti, 1913.

## 二、近人論著

(日) 小島幸枝 1987 《キリシタン版「スピリツアル修行」の研究：「ロザイロの

觀念」對譯の國語學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

- (日) 西村貞 1937 〈日本耶穌會板銅版聖母圖に就いて〉，《美術研究》69(1937.9): 14。
- (日) 西村貞 1938 〈瑪利亞十五玄義圖の研究(上)〉，《美術研究》81(1938): 17-28。
- (日) 西村貞 1938 〈瑪利亞十五玄義圖の研究(下)〉，《美術研究》82(1938): 14-26。
- (日) 西村貞 1958 《南蠻美術》，東京都：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
- (日) 西宮市大谷記念美術館編 1982 《日本近代銅版画展：光と影のボエジー》，西宮：西宮市大谷記念美術館。
- (日) 江口正一編 1978 《踏繪とロザリオ》，東京：至文堂。
- 曲 藝 2015 〈適應與堅持：由《誦念珠規程》中的建築物解析 17 世紀耶穌會傳教策略〉，《史論空間》270(2015.10): 85-87。
- (日) 町田市立國際版画美術館編集 1995 《中國の洋風畫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の絵画・版画・挿絵本》，東京：町田市立國際版画美術館。
- 李毓中 2016 〈Antonio Pérez——一個華人雇傭兵與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拓展〉，《漢學研究》34.1(2016.3): 123-152。
- 李毓中、季鐵生 2005 〈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的菲律賓華人生活(1571-1800)〉，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9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李爽學 2012 《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肖清和 2017 〈「大道由來天下公」：清初儒家基督徒李祖白新考〉，《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3(2017.6): 135-176。
- (日) 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編 1987 《近世長崎のあけぼの——帝王図公開に伴う南蛮船の来航から鎖国まで》，長崎：長崎縣立美術博物館。
- (日) 海老澤有道 1994 《スピリツアル修業——キリシタン研究》，東京：教文館。
- (美) 莫琳·歐斯(Maureen Orth) 2015 〈世上最有力量的女性〉，《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169(2015.12): 24。
- 陳慧宏 2010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時代的視覺物像及傳播網絡〉，《新史學》21.3(2010.9): 55-123。
- 陳慧宏 2017 〈兩幅耶穌會士的聖母聖像：兼論明末天主教的「宗教」〉，《臺大歷史學報》59(2017.6): 49-118。
- (日) 關衛 1933 《西域南蠻美術東漸史》，東京：東京建設社。
- (比) 鐘鳴旦著，張佳譯 2008 《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Bailey, Gauvin Alexander. 1999. *Art on the Jesuit Mission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1542-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aumstart, Reinhold, ed. 1997. *Rom in Bayern: Kunst und Spiritualität der ersten Jesuiten*. Munich: Hirmer Verlag and Bayerisches National Museum.
- Borgia, Francis. 1964. *Modo de rezar el rosario de Nuestra Señora*. In Gádido de Dalmasas, S.J., ed., *San Francisco de Borja: Tratados espirituales*. Barcelona: Juan Flors.
- Boxer, Charles R., ed. 1953.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 Boxer, Charles R. 1967.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2<sup>nd</sup> corrected print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ockey, Liam M. 2002. "The Harvest of the Vine: The Jesuit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579-1710."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 Buser, Thomas. 1976. "Jerome Nadal and Early Jesuit Art in Rome." *Art Bulletin* 58.3(1976.9): 424-433.
-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ed. 1991. *Portuguese Expansion Overseas and the Art of Ivory*.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 Chan, Albert. 2002. *Chinese Books &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rmonk, NY: M. E. Sharpe.
- Chen, Hui-Hung. 2004. "Encounters in Peoples, Religions, and Sciences: Jesuit Visual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Ph.D. diss., Brown University.
- Clunas, Craig and William Watson, eds. 1984. *Chinese Ivories from the Shang to the Qing: An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jointly with the British Museum, 24 May to 19 August, 1984 in Oriental Gallery II*. London: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 Couceiro, Gonalo. 1990. *Igreja de S. Paulo: Fortaleza do Monte*. Macau: Gabinete de Comunicao Social do Governo de Macau.
- Couceiro, Gonalo. 1997. *A Igreja de S. Paulo de Macau*. Lisbon: Livros Horizonte.
- Courant, Maurice, ed. 1993. *Biblioth que Nationale D 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ean, Japonais, etc.* 3 Vols. Reprinted. Tokyo: 霞ヶ関出版.
- Dalmasas, G dido, S.J. 1991. *Francis Borgia: Grandee of Spain, Jesuit, Saint*. St. Louis: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 Dehergne, Joseph, S.J. 1973.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 Ditchfield, Simon. 2015. "Catholic Reformation and Renewal." In Peter Marshall,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dink, Adrian. 2002. "Tianzhu jiaoyao, The Catechism (1605) Published by Matteo Ricc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4: 38-50.
- Eatough, Geoffrey. 1999. "Peter Martyr's Account of the First Contacts with Mexico." *Viator* 30: 397-421.
- Eire, Carlos M. N. 2007. "Early Modern Catholic Piety in Translation." In Peter Burke and R. Po-chia Hsia, eds.,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ia, Pasquale M. 1939. *Le Origini dell'Arte Cristiana Cinese (1583-1640)*. Rome: Reale Accademia d'Italia.
- Elia, Pasquale M., ed. 1942-1949.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a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3 Vols. Rome: La Libreria dello Stato.
- Fabre, Pierre-Antoine. 1992. *Ignace de Loyola. Le Lieu de L'image: Le Problème de la Composition de Lieu dans les Pratiques Spirituelles et Artistiques Jésuites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 Fausti, P. Romano. 1940. "Le Prime Immagini Cristiane in Stile Cinese nel Secolo XVII." *Arte Cristiana* 38.4(1940.4): 49-55.
- Forbes, W. Cameron. 1945. *The Philippine Islands*. Revise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nss, George E. 1992.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of Saint Ignatius: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t. Louis: The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 Gang Song, 2018. "The Many Faces of Our Lady: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the Virgin Mary between 7<sup>th</sup> and 17<sup>th</sup> Centuries."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66.2(2018.12): 303-356.
- Hall, Linda B. 2004. *Mary, Mother, and Warrior: The Virgin in Spain and the America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Heal, Bridget. 2007.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Piety, 1500-16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nnebusch, W. A. 1967-1979. "The Rosary." In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2.

- New York: McGraw-Hill.
- Iñiguez, Diego Angulo, et al. 1984. *La Catedral de Sevilla. Prologo de Fernando Chueca Goitia. Fotografias de Luis Arenas Ladislao y Luis y Francisco Arenas Piñuela*. Seville: Guadalquivir.
- J. ラウレス, S.J. 編 1985 《上智大學吉利支丹文庫》, 東京: 上智大學 / 臨川書店。
- Jennes, Jozef. 1943. *Invloed der vlaamsche prentkunst in Indië, Chine en Japan tijdens de XVI<sup>e</sup> en XVII<sup>e</sup> eeuw*. Leuven, Belgium: Davidsfonds.
- Jennes, Jozef. 1968. “De Uitstraling van de Vlaamse Prentkunst in Indië, Chine en Japan tijden de XVI<sup>e</sup> en XVII<sup>e</sup> eeuw: Enke nieuwe gegevens.” In *Miscellanea Jozef Duverger. Bijdragen tot de kunst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n*. Vol. 2. Gent: Vereniging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Textielkunstein, pp. 486-491.
- Keenan, Charles R., trans. and ed. 2016.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Life: Gaspar Loarte*. Boston: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at Boston College.
- Knight, Kevin, ed. “The Rosary.” New Advent.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84b.htm> (accessed April 12, 2019).
- Knipping, John B. 1974.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ounter Reform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2 Vols. Leiden: B. de Graaf and A. W. Sijthoff.
- Lake, Rodrigo Rivero. 2005. *Namban: Art in Viceregal Mexico*. Madrid: Estiloméxico Editores.
- Laures, Johannes. 1957. *Kirishitan Bunko 吉利支丹文庫: A Manual of Books and Documents on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 in Japan*.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 Licuanan, Virginia Benitez and Jose Llavador Mira, eds. 1993. *The Philippines under Spain*. Manilla: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 Lin, Li-chiang. 1998.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 Yüan*.”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 Mâle, Émile. 1951. *L’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XVI<sup>e</sup> siècle, du XVII<sup>e</sup> siècle et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Étude sur l’iconographie après le concile de trente*. 2<sup>nd</sup> Ed.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 Maryks, Robert A. 2010. *The Jesuit Order as a Synagogue of Jews: Jesuits of Jewish Ancestry and Purity-of-Blood Laws in the Early Society of Jesus*. Leiden: Brill.
- Mauquoy-Hendrickx, Marie. 1978-1983. *Les estampes des Wierix: Conservées au Cabinet des estampe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Albert Ier*. Vol. 1. Brussels: La Bibliothèque.

- Maxwell, William Stirling. 1910. *Stories of the Spanish Artists until Goya*.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 McCall, John E. 1947. "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 III." *Artibus Asiae* 10.4: 283-301.
- McCall, John E. 1948. "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 IV: In China and Macau before 1635." *Artibus Asiae* 11.1/2: 45-69.
- Moffitt, John E. 1990. "Francisco Pacheco and Jerome Nadal: New Light on the Flemish Sources of the Spanish 'Picture-within-the-Picture'." *Art Bulletin* 72.4(1990.12): 631-638.
- Montiel, Luis Martínez and Alfredo J. Morales. 1999. *The Cathedral of Seville*. London: Scala Publishers.
- O'Malley, John. 1984. "To Travel to Any Part of the World: Jeronimo Nadal and the Jesuit Vocation."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16.2: 1-28.
- O'Malley, John. 1993. *The First Jesui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Malley, John, and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eds. 2005. *The Jesuits and the Arts 1540-1773*. Philadelphia: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 O'Malley, John. 2013. *Saints or Devils Incarnate? Studies in Jesuit History*. Leiden: Brill.
- Okamoto, Yoshitomo. 1972. *The Namban Art of Japan*. Ronald K. Jones, trans. New York: Weatherhill/Heibonsha.
- Orii, Yoshimi. 2015. "The Dispersion of Jesuit Books Printed in Japan: Trends in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an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2.2(2015.4): 189-207.
- Ostrow, Steven. 1996. *Art and Spirituality in Counter-Reformation Rome: The Sistine and Pauline Chapels in S. Maria Maggi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reira,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1994. *Ruínas de S. Paulo*. Maca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 Pilar, Santiago A. 1994. "Philippine Painting: The Early Chinese Heritage." *Arts of Asia* 1994.11-12: 52-70.
- Poole, Stafford, C.M. 1995. *Our Lady of Guadalupe: The Origins and Sources of a Mexican National Symbol, 1531-1797*.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 Remensnyder, Amy G. 2014. *La Conquistadora: The Virgin Mary at War and Peace in the Old and New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heinbay, Paul, S.A.C. 1997. "Nadal's Religious Iconography Reinterpreted by Aleni for China." In Tiziana Lippiello and 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 Nettetal, Germany: Steyler Verlag, pp. 323-334.
- Ringbom, Sixten. 1962. "Maria in Sole and the Virgin of the Rosar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5.3/4: 326-330.
- Ringbom, Sixten. 1969. "Devotional Images and Imaginative Devotions: Notes on the Place of Art in Late Medieval Private Piety." *Gazette des Beaux-Arts* 73(1969.3): 159-170.
- Rodriguez, Jeanette. 1994. *Our Lady of Guadalupe: Faith and Empowerment among Mexican-American Wome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Ross, Andrew C. 1994. *A Vision Betrayed: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 Rubin, Miri. 2009. *Mother of God: A History of the Virgin Ma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antos, José Miguel Pinto. 2016. "Illustrations of Doutrina: Artwork in the Early Editions of Marcos Jorge's Doutrina Cristã."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2.2: 149-167.
- Standaert, Nicolas. 2008.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Stratton, Suzanne L. 1994.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in Spanish Ar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Michael. 1970. "Some Possible Sources of European Influence on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Painting." I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Thurston, H. and A. Shipman. 1912. "The Rosary."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 Toru, Maruyama. 1996. *Selected Bibliography Concerning the Jesuit Mission Pres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Nagoya, Japan: Nanzan University Press.
- Trusted, Marjorie. 2007. *The Arts of Spain: Iberia and Latin America 1450-1700*.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Trusted, Marjorie. 2013. "Survivors of a Shipwreck: Ivories from a Manila Galleon of 1601." *Hispanic Research Journal* 14.5(2013.10): 446-462.
- Valdivieso, Enrique. 1978. *Catálogo de las pinturas de la Catedral de Sevilla*. Seville: El autor.
- Verhaeren, C. M. H., ed. 1969.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 Reprint. Paris:

Belles Lettres.

- Ward, Haruko Nawata. 2018. "Kirishitan Veneration of the Saints: Jesuit and Dutch Witnesses." In Jorge Cañizares-Esguerra, Robert Aleksander Maryks, and R. P. Hsia, eds., *Encounters between Jesuits and Protestants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Leiden: Brill, published for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Jesuit Studies at Boston College, U.S.
- Warner, Marina. 1983. *Alone of All Her Sex: The Myth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Worcester, Thomas, ed. 201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i, Qu. 2012. "Song Nianzhu Guicheng (Die Anweisung zur Rezitation des Rosenkranzes)." *Monumenta Serica* 60.1: 195-290.
- Yu, Dong. 1996. *Catá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諦岡圖書館館藏早期傳教士中文文獻目錄 (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 Citta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附表 《念珠》的 15 幅圖和《福音圖史》的圖版對應表

《念珠》 15 幅圖順序	主 題	《福音圖史》相應圖版的阿拉伯數字
1	聖母被告知即將受孕 (Annunciation)	1
2	聖母往見依莉莎白 (Visitation)	2
3	耶穌誕生 (Nativity)	3
4	聖母獻耶穌於聖殿 (Presentation in the Temple)	8
5	聖母於聖殿講道 (Meeting of Jesus in the Temple)	9
6	園中祈禱汗血 (Jesus Agony in Garden)	107
7	鞭苔苦辱 (Flagellation)	121
8	披加棘冠苦辱 (Crowning with Thorns)	122
9	耶穌背負十字架 (Jesus Carrying the Cross)	125
10	耶穌釘於十字架 (Crucifixion)	129, 130
11	耶穌復活 (Resurrection)	134
12	耶穌升天 (Ascension)	148
13	聖神降臨 (Descent of the Holy Spirit)	149
14	聖母過世與升天 (Death of the Virgin Mary and Assumption)	150, 152
15	聖母加冕 (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Mary)	

說明：《念珠》的圖並沒有標題，這邊中文標題部分參考《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 附錄一 羅氏第十五端引文原文

**Gaspar de Loarte, *Instrut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Roma, 1573,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Collection), pp. 136-137 :**

“Meditat. del il quinto et ultimo misterio glorioso è della incoronatione della Madonna, cioe, quando ella risuscitata gia, secondo che piamente si crede, su in corpo & anima beatificata, & coronata di gloria, della santissima Trinità, sopra il quale mediterai i punti seguenti.

Primo come pochi giorni di poi che su l’anima della beatissima Vergine assonta al cielo, discesse a pigliar il suo santissimo corpo, nelquale entrando risuscitò gloriosa, immortale, & impassibile, con tutte le doti gloriose, che a beati saranno concesse, quando risuscitaranno il giorno del giuditio.

Secondo considera la gloria, trionfo & allegrezza con che ando al cielo quella gran Regin a accompagnata da santi, & Angelici chori, sopra tutti li quali su essaltata, nel regno celestiale.

Terzo considera quella richissima, & preciosissima corona conche su incoronata dalla Santissima Trinità, & collocata in quel Throno che gli su dato, dove sta intercedendo, per quelli che allei si raccomandano.”



附錄二 圖版



圖一 Our Lady of Guadalupe, Basilica of Santa María de Guadalupe, Mexico City.



圖二 聖母古像 *Virgen de La Antigua*，約十三至十四世紀或更早，濕壁畫，西班牙塞維亞大教堂（Seville Cathedral, Spain）。（圖片來源：Luis Martínez Montiel and Alfredo J. Morales, *The Cathedral of Seville* [London: Scala Publishers, 1999], p. 77）



圖三 塞維亞聖母像，1597 年，銅版印刷，22 公分\*14.5 公分，日本有家耶穌會學院（有家町，今南島原市），日本長崎大司教區（Catholic Archdiocese of Nagasaki）典藏。（圖片來源：Yoshitomo Okamoto, *The Namban Art of Japan*, Ronald K.Jones, trans [New York: Weatherhill/Heibonsha, 1972], fig.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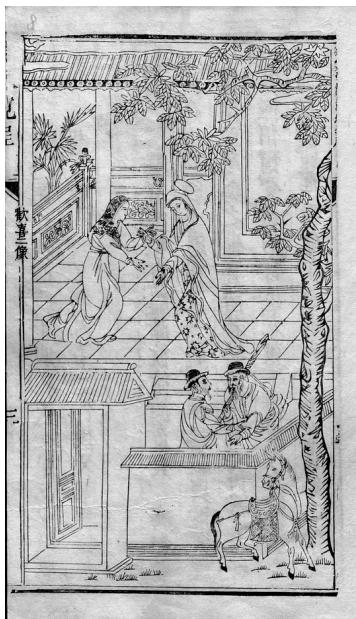
圖四 聖母像及其下方題記，《程氏墨苑》，約 1610 年，明萬曆滋蘭堂原刊本，木刻，書尺寸 23.6 公分\*14.9 公分。（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北），索書號 307.4/06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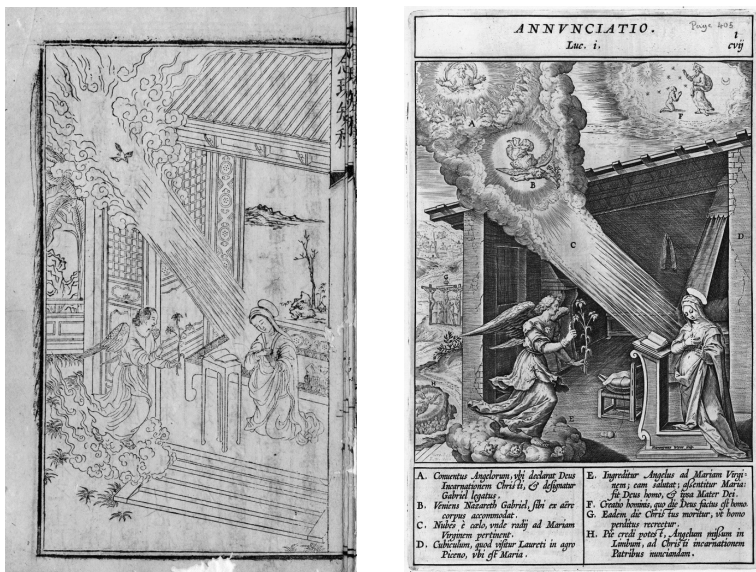
圖五 聖母子像，象牙材質，十七世紀，高約 30 公分，António Costa Collection, Lisbon. ( 圖片來源：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ed., *Portuguese Expansion Overseas and the Art of Ivory* [Lisbon: 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 1991], p. 74; fig. 15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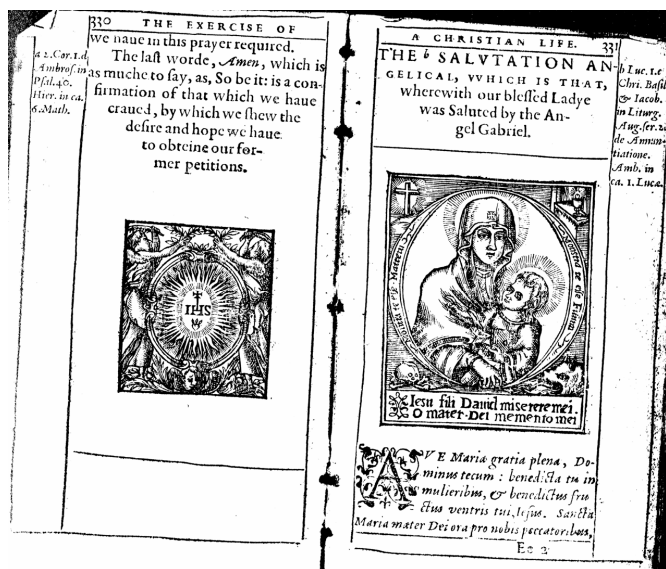
圖六 《誦念珠規程》第 2 圖。(圖片及版權來源：ARSI, Rome, Italy, JapSin. I, 43b)



圖七 明·費奇規之《念珠規程》第 2 圖。(圖片及版權來源：BncR, Rome, Italy, Collezioni Orientali 72B298)



(左) 圖八 《誦念珠規程》，第 1 圖。(圖片及版權來源：ARSI, Rome, Italy, JapSin. I, 43b)  
 (右) 圖九 《福音圖史》，圖 1。(圖片來源：Jerome Nadal, S.J., *Annotations and Meditations of the Gospels*, Frederick A. Homann, S.J., trans., vol. 1 [Philadelphia: S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3)



圖十 羅馬像複本 (右)，Gaspar Loarte, *The Exercise of a Christian Life (Esercizio della vita christiana)*, 1584, p. 331。(圖片來源：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2019/11/6 Fifteen\_Mysteries\_of\_the\_Virgin\_Mary\_(Kyoto\_University\_Museum).jpg (782-941)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0/Fifteen\\_Mysteries\\_of\\_the\\_Virgin\\_Mary\\_%2BKyoto\\_University\\_Museum%29.jpg](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4/40/Fifteen_Mysteries_of_the_Virgin_Mary_%2BKyoto_University_Museum%29.jpg)

1/1

圖十一 瑪利亞十五玄義圖，原田本，京都大學總合博物館。(圖片來源：Wikimedia)



圖十二 南蠻屏風細部，長崎縣美術館。(圖片來源：作者所攝)





圖十三 《誦念珠規程》，第 15 圖。(圖片及版權來源：BncR, Rome, Italy, Collezioni Orientali 72C542)



圖十四 《福音圖史》，圖153。(圖片來源：Jerome Nadal, S.J., *Annotations and Meditations of the Gospels*, Frederick A. Homann, S.J., trans., vol. 3 [Philadelphia: S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2003])



(左) 圖十五 Gaspar Laorte, *Instru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Rome, 1573)。(圖片來源：東京上智大學，Laures Kirishitan Bunko)

(右) 圖十六 Gaspar Laorte, *Instruione et avvertimenti per meditar I misterij del Rosario, della Santissima Vergine Madre* (Rome, 1573)。(圖片來源：Google Books)



圖十七 瑪利亞十五玄義圖細部，東本。(圖片來源：(日) 西村貞，《南蠻美術》，東京都：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第 45 圖)



圖十八 聖母加冕，明·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經解》（最後一幅圖），1637 年木刻，福建晉江景教堂刊印。（圖片及版權來源：ARSI, Rome, Italy, JapSin.I, 187, folio 30）



圖十九 澳門大三巴教堂門坊，聖母主龕。（圖片來源：Gonçalo Couceiro, *A Igreja de S. Paulo de Macau* [Lisbon: Livros Horizonte, 1997], p. 122）

## **The World-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Virgin Mary Seen from Two Seventeenth-Century Sources: Cross-Boundary Encounters of Spain, Japan, and China**

Chen Huei-hong\*

### **Abstract**

The Virgin Mary, as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Queen of Heaven, serv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tor, intercessor, and protector for the faithful of Catholicism. Beginn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tholic missions began reaching non-Christian areas outside of Europe to a great extent, commencing a world history of the Virgin Mary. During these missions, the Virgin Mary was a significant and prominent figure, and her encounters with local religions and cults were a spotlight within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showing a charm and capacity to cross over both national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Within this world-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ultural encounters of the Virgin Mary with China were in part related to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Spanish Madonna. This aspect, however, as well as the world-historic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Madonna, have been rarely discuss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wo Madonna sources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nd both have visual and textual aspects which interlink Spain, Japan, and China, demonstrating an ability to cross boundaries to a remarkable degree. They were likely influenced by resources from Japan, another aspe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anish Madonna being propag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this way, they can also be said to indicate a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in an East Asian context, and further evidence of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he Spanish Madonna. The first source is the Madonna image 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

---

\* Chen Huei-h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r Nuestra Señora de la Antigua, of the Seville Cathedral, which had been taken to America and Japan earlier, and then further reprinted in China. Its popularity within and connection to the Spanish colonial world were well-known,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is icon regarding the conquering of heresy, and in turn military success, could have thus been brought to the fore for use by the missionaries. The second source is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Marian rosary prayer, the book entitled *Song nianzhu guicheng* 誦念珠規程. Its most important original source material, as this article argues, should be the rosary texts authored by the Spanish Jesuit Gaspar Loarte (c. 1498-1578), which had been circulated and translated by Jesuit missions in Japan.

**Keywords:** Virgin Mary, Jesuits, Society of Jesus, Santa María de la Antigua, Nuestra Señora de la Antigua, rosary, *Song Nianzhu Guicheng* 誦念珠規程

